

器俄戲劇全集

第六種

東亞病夫譯

呂克蘭斯鮑夏

真美善書店發行

民國十六年

Théâtre Complet

de

Victor Hugo

VI.

Lucrèce Borgia

Traduit. Par

Houpaou Tseng

不許翻印

實價大洋六角半

眞美善書店發行

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靜安寺路
斜橋
總會
對面
一二
二號

原叙

原

作者恢復他藝術生活的職業，已經在上回嬉王特拉姆敘文裏面提起過了【註一】。他前兩個月分了心和政治的敵手奮鬥，等到完全了結以後，就重做他嗜好的工作。不久，發布了一本新的特拉姆，恰在被禁演特拉姆的六星期後。這就是他對現政府宣告他事業的一種態度，也就是指示他們的徒勞無益，并且就是證明藝術和自由，都能把笨人腳下壓迫牠們的黑闇，排除盡淨。他也很打算從此開始，儘量的做政治的奮鬥和文學的創造，一個人本可以一面盡他的本分，一面做他的職業。這一個並不妨害那一個。人本是有兩隻手的。

嬉王和呂克蘭斯的鮑夏，內容既絕不相同，外形也毫不相似，這兩部作

品，各有各的命運，前一個或者是作者生活中政治時代的一日，後一個是文學時代的一日。可是該說這兩部內容，外形和命運絕對異致的戲曲，却都是密切地在他思想內學生出來。產出嬉王的理想和產出呂克蘭斯鮑夏的理想，都是生在同一個時期裏，在同一的心點上。在嬉王裏面，實在有什麼深奧思想藏在三四層表皮的下面呢？且看這裏。你取着那最劣下最厭棄最充足的形體上的醜惡；你安放牠在無比的所在，是在社會組織中最低下最輕蔑的階級；你再把反射的悲慘日光，照在這可憐人的四圍；然後你投牠一個靈魂，放牠靈魂裏一個賦予男子最真摯的感情，是父性的感情。牠成個什麼呢？就是無上的感情，照着種種境遇自然地燃燒，那惡劣的人，立刻將在你的眼下變形；本是矮小的變成偉大，本是醜惡的變成美麗了。這些個就是嬉王的思想。那麼呂克蘭斯鮑夏是什麼呢？你取着那最劣下，最厭棄，最充足的精神上的醜惡；你安放牠在無比的所在，一個婦人，備

有容貌的美麗，爵位的顯煥，却給她心裏裝着特殊的罪惡；現在你攪和在一起精神的醜惡中一個醇潔的感情，在婦人可以證明是最醇潔的感情，是母性的感情；在你的妖怪裏，你安放一個母；妖怪也會關心，妖怪也會哭，這個叫人恐怖的人，也會憐憫，這醜惡的靈魂立刻在你的眼下幾乎變成絕美了。照這般說，父性成神了形體的醜惡，那就是嬉王；母性瀝清了精神的醜惡，那就是呂克蘭斯鮑夏。在作者的意中，如 Bilogie 不是個野蠻字【註二】，這兩部戲曲，祇做成一個特性的 Bilogie，可以題名叫做父和母。什麼關係，命運偏把牠們分離了！這一個是興旺，那一個是受了官文書的打擊；第一個裏面包含的理想，或者很長久的還遮掩着衆人的眼光，留下許多揣測，後一個發生的理想，彷彿每夜在一般又聰明又同情的觀衆面前，一點沒有幻景來迷亂眼睛，大家了解着，感受着；到底無論如何這兩部戲曲，一般都有引起觀衆注意的成功，都很願意圍繞而觀的。牠們是

雙生的姊妹，牠們是接近的萌芽，彷彿路易十四和鐵面其人，却一個戴了王冠，一個穿了囚衣【註三】。

高耐一和穆理哀爲了他們的作品，惹起批評，慣常用着詳細的答辯，這原不是件稀罕的事，今日常見那些戲劇的偉人，祇爲當代的批評家在他們的周圍，不肯放鬆繩尺，就要在「敍文」或「預告讀者」裏，起，如網的辯駁。這個特拉姆的作者，却決不願學這一般的好榜樣。他是在批評家前，情願靜默。凡是在勢力充滿的人，如高耐一和穆理哀相宜的，就和別人不相宜。再者高耐一在世界上留着偉大高尚，祇怕遠靠着跪在史翰兌黎和沙貝倫面前求來的一篇敍文【註四】。作者不是高耐一；作者也不關心什麼史翰兌利和沙貝倫。對於批評家，在他是普遍的歡迎，極少例外。他一定可以答復許多駁論。譬如有人覺得第二折裏，尚那洛願受公爵的毒，忒嫌坦直，他可以問尚那洛是不是由詩人幻想裏造出的人物，自以爲比着

塔西德的達盧肯士史像真得多也遲疑得多了【註五】。如有人對於呂克蘭斯鮑夏的罪惡，責備他太誇大了，他說：「你去讀杜麥西，你去讀奇削提尼，尤其要讀亞呂姆【註六】」。如譏誚他對於呂克蘭斯丈夫的死，不免輕信了半神話的世俗謠傳，他回答着往往民間的寓言做成了詩人的實事；那麼我還記得最忠懇的歷史家塔西德自己批評事蹟的現實比着戲劇的詩人：*Quamvis fabulosa et immania credabantur, atrociores sumpen famergera dominantium exitus*。他很願意把這些精細的講解，推擴得更遠，更願和批評家把他作品材料的全部，逐一的考察；他很樂意的感觸批評却不受反對；總之要叫他有答辯批評家異議的機會，果有可議的所在，與其在敘論裏去尋，寧可讀者在特拉姆裏去尋，比較的有益。

大家原諒他萬勿專門注意在他作品的修詞一方面。牠完全是別的理想關係，比修詞更要高遠些，他很願閒着時，有勉力深究這呂克蘭斯鮑夏戲

曲的機會。照他目光看來，在文學問題裏面有許多社會的問題，一切工作是一個行爲。凡種種問題，倘空閒時間不妨害他，他情願儘量地開拓。世人太不注重戲劇，其實戲劇在我們時代，有絕大的關係，戲劇的伸張，也可以不停止的增長一切文明。戲劇是個講座，戲劇是個演台，戲劇說得強又說得高，高耐一說：

你自信比國王更勝。

高耐一，就是米拉波【註七】。莎斯比亞說：

令人死，令人安睡。

莎斯比亞，就是鮑肯愛【註八】。

這特拉姆的作者，知道戲劇是多麼偉大多麼嚴正的東西。他知道特拉姆，不能越出藝術公正的界線，有國家的任務，社會的任務，人類的任務。當他看見每夜在世界進步中心點的巴黎這些又聰明又猛進的國民成羣的

攢聚在表現他瘦弱詩人思想的一個大幕前，揭起之後，他覺得他在許多期望許多驚奇中間，他的作品，太不成樣子；他覺得他的天才一點沒有了，大概他的正直還是完全；他嚴格的自問，專心在他作品哲學的質點上；因為他曉得責任，他不願這個人羣有一天來詰問他指教的地方。詩人也該負着靈魂的重任。不該叫羣衆出了劇場，不帶些深嚴的道德觀念回去。他也很希望，天主扶助着，不要在舞臺上，永遠敘述些教訓告誡式的情節。他常常願意在宴會廳內顯出棺材，狂醉歌中，聽到死人的祈禱，蒙面的僧巾，在假面舞的旁邊。他有時也放著祖胸的狂妄盡力的歌唱在前台，但後台却在那裏喊着：*Memento quia pu'vis es*。他很知道惟一的藝術，全真的藝術，所謂藝術，不向詩人求全；可是他以為戲劇的第一要義，單單盡了藝術的本分，不負滿足。說到人類的傷癥和窮苦，每回他排列在特拉姆裏面，遇到那些赤裸得過分醜惡，他勉力蓋上一層安慰嚴重的薄幕。他決不

放馬藉訪妲羅姆上場沒有憑清她妓女的愛情【註九】；德黎波雷是個醜人，給他一個父的心；呂克蘭斯是個妖魔，給她一付母的臟腑。所以他的良心，在他的作品上，稍稍安靜愉快。他夢想的特拉姆，他嘗試實行，要叫牠可以感動而完全沒一些污穢，叫牠輪轉在道德和悲憫的思想裏面，既沒有醜惡，也不惹討厭。遇着最可厭的事物，你便攪和一些宗教的意象，叫牠變成聖潔。你綁天主教在刑架上，你便得到了十字架。

一八三三，二，一一。

* * * * *

【註一】嬉王 Roi Samuse 也是露俄做的五折詩劇，一八三二年在佛

朗賽劇場出幕，演到第二次，受政府命令禁演。牠的禁演的

原因，託詞說是有妨道德，其實爲了隱刺時事。劇中情節是敘述佛朗沙一世，搶奪他的婆風——滑稽師——德黎波雷女兒，後來德黎波雷報仇的事。現正由病夫譯出，不日刊布。

【註一】*Bilgie*，疑是 *Biologie* 的變形字。*Biologie* 就是生物學，也可以說生命學，單俄用來做生字解，父和母，都是生的本原，和這意思也很合。而且字原上，*Bi* 字常常作雙字或二字解，如 *Bicephale* 雙頭，*Biceps* 二頭筋，*Bicolore* 二色，*Bicycle* 雙輪車等，或者 *Bilogie*，含有雙生的意味。

【註二】路易十四和鐵面具人 *Louis XIV et le Masque de Fer* 是在路易十四時代一個不知姓名的人物，常戴着黑絨的面具，大家都說他是路易十四的雙生弟兄。但後來差不多發現他就是麥刁黎，是個醫生，曾做過管理第四的祕書長，因爲謀叛，

由路易十四的命令逮捕，關在巴士的獄中，然歷史上還是個疑案。

【註四】史翰兌黎 Scudéri 沙貝倫 Chapelain：史是法國十七世紀的劇詩家，小說家，也是珍奇派的健將，——是路易十四時一種文派法文 Curieuse——他的姊妹馬丹林，也是珍奇派的小說家；沙是十七世紀的詩人，曾作碧賽爾史詩 Pucelle 是個有趣味的人，但是個平庸的文學家，史沙兩家，都受步愛羅 攻擊 Belleau。

【註五】塔西德 Tacite，是拉丁的歷史家，生紀元後五五年，死二〇年。他的作品，有演說家談片 Dialogue des orateurs，耳曼風俗 Des moeurs des Germains，羅馬史 Des Histoires，年史 Annals 等，能赤裸地描寫古風俗，筆法嚴重雄偉，惜

多散佚。又達盧肯士 *Drusus* 是紀元前一二二年在羅馬的一種族。

【註六】米拉波 *Mirabeau*，法蘭西第一次革命時代的大演家說。

【註七】鮑肯愛 *Bossuet*，法蘭西宗教的演說家(1627—1704)。

【註八】杜麥西 *Tomasi*，未詳。奇削提尼 *Quicciardini*，意大利歷史家，作意大利史。諦亞呂姆 *Diarium*，未詳。

【註九】馬莉訥妲羅姆 *Marion de Lorme*，是路易十三時代有名的妓女，囂俄借來編成詩劇五折，劇名就叫做馬莉訥妲羅姆。

呂克蘭斯鮑夏

法國 露俄原著 東亞病夫譯

第一折 辱

第一段

佈景：

設威尼斯白黎哥宮的露臺。正是節日的夜裏。時時有許多戴面具的，來往舞台前。露台兩旁的宮裏，那時正耀着燭光，奏着音樂。露台却

掩映在綠樹陰中。在後面，露台下邊，却臨著謝家河，那河流上看見有游船載着面具人和音樂，在半明不暗中，穿梭似的游弋。這些經過舞台後的各種游船，所奏的樂曲，有時溫柔，有時悲慘，漸漸地遠，便漸漸地消滅了。最後，是威尼斯城，矗立在月光中。

第一場

登場人物

尚那洛，

瞿佩丹，穿著甲必丹的制服；

亞波多祿，

馬飛耀，

倭卡紐，

烏樂弗諾，

海寶。

一羣少年紳士，多穿華裝，手裏拿着假面，立在露台上聚談。

【烏】咳！我們生在這種時代，眼看着許多悲慘的事，却沒人敢說一句話，但是總沒有比這個再凶惡再祕密的了。

【亞】從來黑闇的事，都是黑闇的人做的。

【善】這些黑闇的事，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我。我是從我的表兄弟紅衣教主卡黎亞那裏傳來的，比別人詳確得多。——你們知道主教卡黎亞，和主教李亞麥，爲著爭執，對法國管理第八開戰的事嗎？

尙那洛忽打一呵欠。

【尙】你瞧海寶又要和我們說故事了！我乏得狠。沒精打采的，誰耐煩來

聽你。

【麥】

這些故事，你不願意聽，那倒怪不得你。你是個飄泊無家的甲必丹。戴丁個沒根苗的姓名。不知道你的娘，也不知道你的爺。別人不疑心你不是紳士，祇爲看你帶着一把劍；其實你有你的尊貴，就是遇到打仗和獅子一般的猛。你想，咱們倆是血泊裏打出來的交情，在黎密尼，你救了我的性命，在威森市，我也救過你的性命。天主面前，曾起過血誓來，有難互救，有仇互報。從前有個算命先生，預言我們要死在一處，死在一口，我們那時還給了他十七個金森庚。這麼說，咱們不是朋友，簡捷算得自己弟兄。今天的話，我決不是有意辱沒你。但據我看來，你倒是個福人，只爲你無家無室，和世界一點沒瓜葛。若說我們，就不能了。差不多落在這黑闇的旋渦裏。我父我母，全是這齣悲劇裏面的重要脚色，差不多至今還在那

裏出血呢。——善寶，你曉得的故事，快說給我們聽聽。

尙那洛橫身安樂椅中，閉目作欲睡的樣子。

【尙】你們儘說去罷，讓我睡一會兒。等善寶說完了故事時，叫醒我一聲。

【善】這裏說的。——就在一千四百八十年……

瞿佩丹在舞台的一角裏。

【瞿】在九十七年吧。

【善】是我記差了，正是九十七年。那一天是禮拜三到禮拜四的夜間。

【瞿】又差了。是從禮拜二到禮拜三。

【善】你說得是。——那一夜，有個船戶，載着一船的商貨，停泊在狄白

河邊。停泊處，正對着甲乙六尼慕禮拜堂。那時已是半夜裏，五句

鐘光景。水亭岸上，靜悄悄地，沒有一點燈光，也沒有半個行人。

那船戶爲了看守貨物，還不會睡。忽見岸上禮拜堂左邊，黑暗裏影

影綽綽走來兩個人，東張西望，好像怕人看見似的；隨後又來了兩人，兩人之後，跟着三人；一總是七個人。最後一個大漢，却騎著馬。那七個人先慢慢地走到河邊站著。那大漢後到，掉轉馬頭，把馬背朝着河，黑暗裏恰和船戶打個照面，只見那馬背上，一邊垂著兩條人腿，一邊橫著一個人頭，兩條臂膊，——看準是個死屍，船戶倒吃了一驚。正看得呆時，忽見河邊站著的人，條地分開，向街上四面暗探了一回，有兩個人，把馬背上死屍，抬了下來，用力晃了幾晃，望水面只是一竄，撲冬一聲，那死屍就下了水了。那時那大漢纔掉過臉來，向水面上望了幾望，仿佛望見了什麼似的，就開口問道：那水面上飄的是甚東西？一人答道：那是死爺的大衣。說着，就手拾了一塊大石，望着飄的大衣丟去，正丟個著，水面上打了個旋渦，立刻沉下去了。這麼著，那一羣人，迴轉身來，似風一

般的向着聖若街逃去。這件故事，總算祕密了，却想不到都落在那船戶的眼裏。

【馬】這是一件慘毒的事。怎麼這些人敢把一個重要人拋到水裏去呢？這一個馬我也覺得奇怪。馬鞍上跨着個凶手，馬背上駝着個死屍。

【瞿】那馬上跨著一個活的，駝著一個死的，原是同胞兄弟。

【善】白威那先生說的是。那死屍叫做鮑夏若望；那大漢叫做鮑夏凱撒。

【馬】咳！那些鮑夏，真是魔鬼的家族！爲了甚事，兄弟自相殘殺呢？

【善】我不能說給你。謀殺的緣故實在可惡，可是說了就犯死罪。

【瞿】我來說了罷。華倫斯的大主教凱撒殺了剛地亞的大主教若望，只爲兩人同愛了一個婦人。

【馬】那婦人是誰呢？

【瞿】他們的妹妹。

【善】白威那先生，殺了。不必在我們面前說出那妖婦的姓。又不是同著

一姓，干礙不到我們。

【馬】那婦人生過孩子沒有？

【善】生過一個孩子，我祇可叫他做鮑夏若望的兒子。

【馬】算起來那孩子此時該成了大人了。

【烏】那孩子早已失蹤了。

【善】那孩子，倒是凱撒在他母親那裏偷去的呢，還是母親自己藏過的，人家也鬧不清楚。

【亞】若是他母親藏過的，他母親還算有些人心。若說凱撒，那纔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哩。他從華倫司大主教，升了華朗狄大公，這些時除殺了若望不算外，又殺了兩個姪子，是司嘉西王鮑夏奇弗的兒子，還有一個堂兄，叫做鮑夏佛朗沙。這個人有殘殺親族的顛狂。

【善】他恨不得殺盡鮑夏，獨霸教皇的產業。

【亞】善寶，你不願提他名姓的那個婦人，有一回，忽然很祕密的，躲在聖西士德古庵裏，住了許多時，究竟爲了什麼事呢？

【善】我記得就爲給他第二個丈夫士福齋離婚的緣故。

【馬】看破那件事的船戶，叫什麼名字？

【善】那個我倒不知。

【瞿】他叫高琪藉鳳，那天正載着滿船の木料，從狄白開往黎栢丹去的。

馬飛耀低聲向亞波多祿。

【馬】你看一個西班牙人，曉得羅馬的事情，倒比我們還詳細。

亞波多祿說得更低。

【亞】這個白威那先生，我早動了疑。但是我勸你不必追究只怕這裏面有些危險。

善寶微歎。

【善】咳！先生們！我們所處的到底算什麼時代呢？一會兒戰爭，一會兒疫癘，還夾著鮑夏家許多陰謀，今日活跳的人，誰保準明日還能殼站在這塊意大利的國土上呢？

【亞】我想起一件事來了，我們威尼士共和政府，不時要遣大使到費拉爾公國，致賀黎密尼的恢復。我們大家都跟著大使走，到底幾時動身呢？

【烏】聽說已定了後天。大使是兩位。一個是刁豹樂府尹，一個是葛利麥尼將軍。

【亞】尙那洛和我們同去嗎？

【馬】自然同去！尙那洛和我們永不分離。

【亞】先生們，我想到一件極該注意查察的事，提醒你們；就是我們不在


~~~~~ 場 二 段 一 折 一 ~~~~~

那裏，大家混喝西班牙的酒。

【馬】我們回宮去罷。——喂！尙那洛！

向善寶。

【馬】——我們談故事的時候，他早就睡着了，

【善】由他睡去。

衆人同出，場上獨留翟佩丹與尙那洛。

## 第二場

登場人物

翟佩丹，

然後呂克蘭斯，

尙那洛，正睡。

瞿佩丹獨白。

【瞿】是，我知道那些事比他們詳細；他們都很低的講着。我雖比他們知道得詳細，但我還不如陶娜呂克蘭斯，呂克蘭斯不如凱撒，凱撒不如魔鬼，魔鬼不如教王亞歷山大第六。

回首望着尙那洛。

【瞿】這些少年，也和他一樣的睡得着着的，

呂克蘭斯戴面具忽上，她望見尙那洛正睡得沉沉的，顯出又快活又敬重的態度，去偷看他。

【呂】咦！睡着了。——一定今天給大家鬧乏了。——你瞧他長得多美麗！  
忽見瞿佩丹。

【呂】咦！瞿佩丹！

【瞿】瑪丹，休要高聲。——我在這裏不叫瞿佩丹，叫做白威那，只說是個卡斯梯爾的紳士；瑪丹到這裏，假說是龐丹迦侯夫人，是那伯勒的貴婦。我們裝做不認得，這不是瑪丹的號令嗎？瑪丹要記好，這裏是威尼士，不是我們家裏。

【呂】你說得是。但是現在這露台上，除了那睡著的少年，並沒一個外人。說幾句也不要緊。

【瞿】那是隨瑪丹的便，我却還有一句話奉勸，瑪丹的假面，還是不除去的好。只怕有人認識。

【呂】那有什麼關係？若然他們不知道我是誰，我固然一點不怕。就是知道，怕的還是他們。

【瞿】不是講怕的話。瑪丹是聰明人，要知道這裏仇人很多。威尼士政府，自然不敢侵犯於你，若碰着個把不識高低的莽漢，一時衝撞了，

也不值當。總是小心些的好。

【呂】 唉！有理。我的名兒，實在叫人害怕。

【瞿】 這裏威尼士人倒不多。就是那些羅馬人，那伯勒人，倫巴特人，全個兒是意大利的種族。

【呂】 不差！意大利全國沒一個不恨我！瞿佩丹我想到底該改變改變。我不是生來作惡的，都被家裏的榜樣把我慣壞了。瞿佩丹！

【瞿】 瑪丹。

【呂】 瞿佩丹，你立刻給我傳個命令到司保萊德政府去。

【瞿】 瑪丹請發令；我每天預備着四個騾子，四個郵夫，常候瑪丹的差遣。

【呂】 亞鞠黎現在怎麼樣？

【瞿】 還禁在牢裏，正候着瑪丹的命令處絞。

~~~~~ 場 二 段 一 折 一 ~~~~~

【呂】賓丹萌德呢？

【瞿】在地牢裏。瑪丹還沒有吩咐處斬。

【呂】斯巴大卡伯還沒有死嗎？

【瞿】這個，照着瑪丹的號令，要等到耶穌誕辰，把毒藥放在祭餘品裏毒死他。雖着今天，還有六個禮拜哩。況且我們現正出游。

【呂】賈伯蘭現在那裏？

【瞿】他本是北薩羅的牧正，兼署掌櫃官。上一個月我們教皇，因受了瑪丹的請求，把他捕逮，幽禁在華狄根的下室裏。

【呂】噯！可了不得！你快給我上書聖父，替我給賈伯蘭求恩釋放！亞鞠黎，賓丹萌德，斯巴大卡伯，這一班人全數給我放掉，聽他們自由？

【瞿】瑪丹！等着！等着！讓我喘一口氣！這是什麼命令？暴雨般的恩赦

！落雹似的仁慈！我是沉沒在浩蕩的恩波裏！照這種行善可怖的洪水，我簡捷的伸不出頭來了！

【呂】 只照我的命令行事，善能惡罷于你什麼事？

【瞿】 瑪丹，你可知道行善比作惡還難。——啊喲！我是個作惡的瞿佩丹，難道現在你以為可以變成慈善家嗎？

【呂】 瞿佩丹，你聽我的話，你是我最舊最忠的體己人……

【瞿】 不差，我跟着瑪丹已經十五年了，也算得一個得力的助手。

【呂】 對呀！我的老友，我的同謀人，難道你覺得我的爲人不該改變嗎？不該降點恩惠嗎？我和你做了多少年惡人，造的罪孽還不赦嗎？

【瞿】 依瑪丹這樣說，你真想做個普天下最賢德的王妃了。

【呂】 賢德豈敢！但是咱們倆一輩子擔着這種污毒腥臭的名譽，肩頭上你倒不嫌重嗎？

【瞿】我倒還不覺得，往常在司保萊德大街上走動時，總有許多閒人，在我背後，指指點點地說：毒藥瞿佩丹，刺客瞿佩丹，絞手瞿培丹！他們喊慣了，便成了我很光榮的綽號。就算有時嘴裏悶着不響，那些骨靈祿的眼睛，也彷彿在那裏題名道姓哩。我聽了怎麼樣呢？我倒習慣了我的惡名譽，好像教皇的兵士習慣了伺候彌撒。

【呂】這些惡名，別的不怕，只怕有個愛我的人，不防頭給他知道，你不怕提醒他輕我恨你的意思嗎？瞿佩丹，你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愛的人嗎？

【瞿】噫！原來爲此。那麼我願知道瑪丹愛的是誰？

【呂】你問他做什麼？老實給你說，我愛的不是父母，不是兄弟，也不是丈夫，也不是情人。

【瞿】除了這幾宗人，那裏還有可愛的呢？

【呂】 怎麼沒有？

【瞿】 噫！我猜着了。瑪丹大概要修修陰德，想邀天主的眷愛嗎？

【呂】 瞿佩丹！瞿佩丹！如果今天在這黑暗罪惡的意大利中，有一箇醇潔尊貴的心，有一箇充滿了高尚雄壯性質的心，有一箇藏在軍人重甲下天使的心；可能叫牠對著我，這可憐的婦人，不留著忿恨，輕蔑，厭惡，不當我是個人所呢罵，天所譴罰，可惡的有權人；可能在我未死前，慘然垂絕的靈魂，那種痛苦的境界裏，牠留給我，一個意思，一個希望，一些溫和，一些尊重，在這高傲誠實的心裏；如果我祇有一個思想，或者還是妄想，可能有那快樂自由的一天，覺着他的心，跳動在我的心上；瞿佩丹到時候，你該明白，爲什麼我趕緊贖回我的過往，洗清我的名譽，消滅我到處留著的種種污點，變却意大利關著我名姓上血污的意象，成個榮耀賢德懺悔的意象？

【瞿】 哎！瑪丹！你今天怎麼踏上苦修的路上去？

【呂】 這個意思，也不是今天纔起的，不過沒有說出來罷咧。凡是一個人，不幸墜落在罪惡的旋渦裏，被惡浪衝激，自己要留也留不住。兩個神在我身上交戰，一個善的，一個惡的；到底我覺得善神終把惡神戰敗了。

【瞿】 瑪丹近來的舉動，我真有些不懂了，記得上一個月，瑪丹在費拉爾動身時候，到你那愛戀如鴿子妬忘如老虎的尊夫戴士德面前請假，推託說上司保萊德去。後來離了費拉爾，一溜烟就偷跑到威尼士來，這麼著，瑪丹變了那伯勒的假姓，我也變了個西班牙的騰名，各走各路，裝做不認得的一般。瑪丹，你就趁着這裏祭節的熱鬧，買了假姓，戴了假面，只顧在那些音樂跳舞會裏混來混去，每晚祇和我在門口說幾句話；誰知道這些假裝，結果倒向我說了一大套的法

！那不是很奇怪嗎？你既改變了姓名，又改變了衣服，怎麼如今連靈魂都改變起來，變深變去，真把我變糊塗了。我倒要請教瑪丹，這改變的原因，到底在那裏呢？

呂克蘭斯急引瞿佩丹到沉睡的尙那洛前。

【呂】 你看見這個少年沒有？

【瞿】 這個少年，我早認得了。我也很知道瑪丹到了威尼士，每日裏戴着假面，只在他的左右前後打磨盤兒。

【呂】 你覺得他怎麼樣？

【瞿】 我覺得他睡在安樂椅裏。

【呂】 你不覺得他美麗嗎？

【瞿】 倘或他沒閉着眼，還要美麗哩。一個人面沒了眼，就如一座高樓沒

了窗。

【呂】 你該知道我很愛他！

【瞿】 哎！這個愛字，瑪丹只該向尊夫戴士德說的。我還有一句話奉告，有人告訴我，這個少年，已愛上了一個少女名叫費梅丹。只怕瑪丹是白操心的了。

【呂】 你知道那少女愛他不愛呢？

【瞿】 聽說也很愛他。

【呂】 多好！我很盼他享受豔福！

【瞿】 這倒奇了。你不妬嫉反歡喜，又不像你素性了。

呂克蘭斯不容，仍怔怔的看尙那洛。

【呂】 多高貴的相貌呀！

【瞿】 我看倒像一個人……

呂克蘭斯感動。

【呂】不許你像不像的胡說。——你給我走罷。

瞿佩丹出。那時露台上祇留呂克蘭斯立尙那洛前，兩日直視不動，忽來兩個人，都帶面具，隱在台角裏，窺探她，不曾被她覺得。

【呂】我好僥倖！也算巴到今天，得平平安安的飽看他一會兒！我倒沒有想到他長得這樣美麗！天主！總要得他永不恨我輕我纔好。他是地球上惟一的愛人！——我一向總不敢除我的假面，現在該除一下子，拭拭我不乾的淚痕了。

她卸下面具拭淚的時候，有兩假面人，在台角低聲談話。

【第一人】殺了，殺了。我好回費拉爾去了。我來威尼士單爲偵查她的私情；原不能儘着耽擱的。如今已被我看得齊齊全全。那個少年，一定是她的情夫，劉四悌你知道那少年的姓名嗎？

【第二人】他叫尚那洛。是個流落的甲必丹，倒很有勇名，子然一身，無父無母，也沒人知道他根底。現在却在威尼士共和政府當差。

【第一人】如此說來，他總有一天到我們費拉爾來的。

【第二人】行期就在後日。這少年和他許多朋友，都要隨着刁豹樂府尹，葛利麥尼將軍出使到我們費拉爾來。

【第一人】那更好了。我們該趕快回去報告纔是。

兩人出。呂克蘭斯合掌斜跪在尚那洛椅邊。

【呂】天主！看他越是幸福，我却越是不幸！

呂克蘭斯正輕吻尚那洛額尚忽驚醒。起挽呂兩臂。

【尚】啖！接吻！誰！一個婦人！噫！——瑪丹！如果你是王后，我是詩人，倒真成了亞倫沙詩史的一段豔迹了。——只可惜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也只是一個無名的老兵。

【呂】 尙那洛先生，休要囉皂，快快放了我！

【尙】 瑪丹說得好容易，要我放你，却不能！

呂克蘭斯忽回看台內。

【呂】 那邊有人來了！

尙那洛一鬆手，呂克蘭斯逃，尙那洛追。

第三場

登場人物

善寶，

馬飛耀，後出。

善寶從露台對面來，

~~~~~ 場 三 段 一 折 一 ~~~~~

【善】 咳！這個面貌是誰？明明是她！這個婦人在威尼斯！咳！馬飛耀！

馬飛耀奔入。

【馬】 什麼事？

【善】 我遇見一件奇怪的事要告訴你！

善寶在馬飛耀耳邊低低地說。

【馬】 真有此事嗎？

【善】 誰來哄你。我保得定這裏是威尼斯的白黎哥宮，決不是費拉爾的冷

碧霞宮。

【馬】 他和尚那洛講私話嗎？

【善】 不和尚那洛講，難道倒和我講嗎？

【馬】 這可了不得，該把我們兄弟尚那洛救出這蛛網來。

【善】 說的是。我們同去，把這事報告朋友們。

他們同出。舞台上寂靜片時；祇見游船三四，帶著音樂，來來往往。——尚那洛和呂克蘭斯同入，呂戴假面。

## 第四場

登場人物

尚那洛，

呂克蘭斯。

【呂】這露台上很黑暗沒有人；我好在這裏把我的假面除去。尚那洛，我要你認認我的真面目。

她除去假面。

【尚】哎！你長得真俊！



~~~~~ 場 四 段 一 折 一 ~~~~~

【呂】 俊嗎？你不覺得討厭嗎？

【尚】 瑪丹說得奇！我爲甚討厭你！我此時倒覺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只向着你。

【呂】 尚那洛，你難道有些愛我的意思不成？

【尚】 怎麼沒有？瑪丹，我一生老實，我雖說有些愛你，我却還有一個婦人，比你更愛。

呂克蘭斯微笑。

【呂】 我知道。是那小費梅丹。

【尚】 不是她。

【呂】 不是她，是誰？

【尚】 我的母親。

【呂】 你的母親！呀！我的尚那洛，你的母親！你愛你的母親嗎？

【尙】

噯！瑪丹說起這事來，真奇怪煞人。我雖愛我的母親，却從來沒有

見過她一面。我說這話，好像說謊，其實人家那裏知道裏頭的祕密呢？我却也從來沒告訴過人，連我最要好的朋友馬飛耀也不知道。

今天遇見瑪丹，由不得我心上彷彿遇見了親人一般，由不得我要把心上的事，搜根括底的抖擻給你了。——實告訴你，我是個無家無室的甲必丹，小時候在迦刺勃地方，一個老漁家長大，我只認老漁是我的父親。直到十五歲上，那老漁纔說明他不是我的父親。歇了幾年，忽然來了一位紳士，把我改裝了騎士，編入軍籍，那個紳士，來去都蒙着臉甲，始終沒叫我認清楚是誰。又歇了幾時，又來了一個穿黑衣的男子，送給我一封信。我開看了。方知道就是我母親寫給我的，我雖沒有見過我母親，看着信上的話，就想得出我那母親，一種慈善的性情，溫柔的態度，美麗的面貌，一定和瑪丹相仿

佛，我只有盡我靈魂的全力，愛她敬她，至死方休！她那信上，並沒提起我的姓，只說我是個貴族，她是個地球上最苦的婦人！哎！我的可憐的母親！

【善】 仁慈的尚那洛！

【尚】 就從那日起，我便做了個飄流的甲必丹，祇爲既然顧着我的出身，不能不顯出我的劍。我差不多把意大利全國都走遍了。可有一件怪事，每逢一月的第一日，凡是我到的地方，總遇着一個寄信人。送給我母親的信，取了我的回信就走；他也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我也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只爲那人，不但是雙子，并且還是啞子。

【呂】 那麼你一些不知道你的家嗎？

【尚】 我知道我有一個母親，她是個不幸人，我要獻給她我的生命，在這個世界裏，爲的是見她哭，在別的世界裏，爲的是見她笑。那就完

了。

【呂】現在你把你母親的信，擱在那裏呢？

【尙】我都收在我的胸前。瑪丹不知道，我們當軍人的，常常把胸膛去冒著劍鋒。幾封慈母的手迹，儘抵得過勇士的堅甲。

【呂】多高貴的性質！

【尙】瑪丹要看看我母的手迹嗎？這裏倒有一封。

從胸前抽出一紙，吻後，交給呂克蘭斯。

【尙】你瞧罷。

呂克蘭斯閱讀：

『我最親愛之尙那洛鑾：汝常日欲識汝母，我至悅汝之摯孝，而又哀汝之愚也。我自失汝後，無日不以淚痕洗面，未嘗不願掬誠詔汝，然詔汝而使汝蹈危，我不爲也。我之家族，無一慈善之人，且將以

殺汝父者殺汝。汝少年何知！一悉端倪，我料汝必不肯默爾而息；惟口興戎，多言取禍，汝之生命，將與汝聲浪同絕。我甯將汝一生祕密，長埋我不幸人之胸中，不復宣洩矣。我今作書與汝，但使汝知世間尚有一摯愛汝之慈母，無日無夜，以保護汝之生命爲天職，祇此足矣。嗚呼！吾子！我書至此，我心傷矣。……』

呂克蘭斯讀到這裏，淚如涌泉，再也讀不下去。

【尙】 瑪丹，你讀得多麼動人！人家道你是讀，實在你在那裏說。——啊！你哭了！——瑪丹，你真仁慈，我愛你不爲別的，就愛你哭我的母親。

尙那格取那紙，再吻了一吻，仍藏懷裏。

【尙】 瑪丹你看，在我提籃的周圍，早就堆積著許多罪惡——我的可憐的母親！現在你該明白我的心裏，祇有一個思想，就是我的母親！那

裏願得到戀愛！快！快！解救我的母親！侍奉她，報仇她，安慰她，何等的幸福！戀愛祇好留在將來。一切我做的事，都該給母親做。世上飄流人，不是都沒有志氣的，受了聖彌宣責打後，就要對撒旦作戰；我祇用我正直的理由。我要有一天，把一柄醇潔精誠的劍，安放在我母親足下，和皇帝足下一般。——瑪丹你看，有人想送給我一個很大的軍職，祇爲是呂克蘭斯鮑夏家污辱的差使，我已拒絕了。

【呂】 啊喲！尙那洛！你可憐可憐那些惡人罷！你不知道惡人也有惡人的苦情。

【尙】 我從來不可憐惡人，就因爲惡人向來不曉得可憐人的。——但這種都是些沒要緊的話，不必說牠。我現在已經把我的根抵，統告訴瑪丹了，瑪丹該說你的了。

~~~~~ 場 五 段 一 折 一 ~~~~~

【呂】左不過一個愛你的婦人罷咧。

【尙】你的貴姓呢……

【呂】請你不必問。

忽見無數燭光。善寶馬飛耀領了一班紳士，喧嘩著進來。呂克蘭  
| 斯急忙的戴上假面。

### 第五場

登場人物

全前，

馬飛耀，

善寶，

~~~~~ 夏 鮑 斯 蘭 克 呂 ~~~~~

倭卡紐，

烏樂弗諾，

亞波多祿，

諸貴紳，

諸貴婦，

扈從手拿着火把至。善寶一火把在手。

【善】 尙那洛，你要知道和你說戀愛的那個婦人是誰？

呂克蘭斯在假面下背語。

【呂】 哎！天哪！

【尙】 諸位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說一句放肆的話，誰敢動一動這位夫人的假面，便是大胆的頑童。一個婦女的假面神聖不可侵犯和男子的面孔一樣。

【馬】尙那洛，你放心！我們並不凌辱她，只要把我們各人的姓名告訴他就完了。

前行一步向呂克蘭斯。

【馬】瑪丹，我叫馬飛耀烏悉尼，就是你叫祕密整吏乘夜勒死的郭籟飛公爵的兄弟。

【善】瑪丹，我叫善寶李威來鐸，就是你在華狄根地窖裏刺殺的費德烈的親姪兒。

【倭】瑪丹，我叫倭卡紐裴德廬，我的堂兄龐陶福，是宣納的領主，你爲奪他的領地，把他暗殺了。

【烏】瑪丹，我叫烏樂菲諾維丹洛查，我的叔父達畢尼，你爲盜他的寶毗諾名堡，把他毒死了。

【亞】瑪丹，你既謀死了你第三個丈夫達賴公，還把他的母舅福倫西也送

到斷頭台上去。我叫亞波多祿迦瑞拉，便是達賴公的表弟，福倫西的兒子。

【呂】 哎！天哪！

【尙】 這個婦人到底是誰呢？

【馬】 我們已經把各人的姓名都告訴過你了，瑪丹，你願意告訴我們你的姓嗎？

【呂】 不能！不能！先生們憐憫些罷！休在他面前提起我的姓名！
馬耀飛揭去她的假面。

【馬】 瑪丹，揭去你的假面，教人家看看你的真面，倒底羞也不羞。

【亞】 尙那洛，你知道這個婦人的愛情就是毒藥，就是姦淫？

【瑞】 她淫了各種階級，淫了兩個哥哥，惹得他們弟兄殘殺！

【葛】 罪過！

【倭】還淫——他的父親，就是教皇！

【呂】慈悲！

【馬】倘或她有兒子，一定也要淫亂；還虧得大主不降她這個幸福！

【呂】殺了！殺了！

【馬】尙那洛，你要知道她姓名嗎？

【呂】爺！可憐！可憐！

【馬】尙那洛，你倒底要知道不要知道？

呂克蘭斯拉尙那洛膝。

【呂】我的尙那洛，你休聽他們的話！

馬耀飛手指呂克蘭斯。

【馬】她就是呂克蘭斯鮑夏。

尙那洛力推呂克蘭斯。

【尙】 噫！

她在尙那洛脚邊暈倒。

第二段

佈景：

費拉爾的廣場。右面，一座宮邸，宮上面，飾著一個有遮陽的露台和一扇矮門。在露台下，有個大石盾裝著國徽，還嵌著個金色銅質的大字：BORCIA。右面，一所小屋，有門通廣場。後面，無數人家，幾處鐘樓。

第一場

~~~~~ 場 一 段 二 折 ~~~~~

登場人物

呂克蘭斯，

瞿佩丹，

【呂】 今天晚上的事情全預備好了沒有？

【瞿】 預備齊了。

【呂】 五個人都去嗎？

【瞿】 都去。

【呂】 他們羞辱得我太利害了。

【瞿】 那天我並不在場。

【呂】 那班人竟無一點慈悲心！

【瞿】 他們把你的姓名喝破了沒有？

【呂】 他們不但喝破我的姓名，還揭我的假面！

【瞿】 在跳舞廳上嗎？

【呂】 不是，在尙那洛面前！

【瞿】 好在那一班沒王法的小子，現在都離了威尼斯來到費拉爾了。大概他們不能變動，爲的是政府派定隨著公使下禮拜到來。

【呂】 噯！如今尙那洛恨我又輕我，都害在那班人手裏。——噫！瞿佩丹，我不報此仇，誓不爲人！

【瞿】 早該如此的說！一時任性的仁慈，離開了你，天主也該贊歎！我和瑪丹一向做的那些不來而目的事，覺得很適意，祇嫌做得少。瑪丹你看，凡物都有一個反面，湖是島的反面，塔是井的反面，溝是橋的反面，善人便是我瞿培丹的反面。

【呂】 倒是尙那洛常和他們在一塊。要小心些，別帶累了。

~~~~~ 場 一 段 二 折 一 ~~~~~

【瞿】 如果我們倆變成了，你是個善女人，我是個善男子，那便是怪事了。

【呂】 我在這裏和你說，小心些別帶累了尙那洛！

【瞿】 那個請瑪丹放心。

【呂】 我還想見他一次。

【瞿】 何但一次。他們的寓處，瑪丹不是已經買通了尙那洛的僕人，就租定在宮邸的對面嗎？只要靠在露台鐵闌上，他們的進進出出，一個逃不了瑪丹眼中。瑪丹倒可以終日終夜，享着那無言自芳的幸福。

【呂】 無言自芳嗎？那就糟了。我還想和他說話呢。

【瞿】 那也容易。瑪丹只要打發你的尙衣亞士多福，告訴他瑪丹今日什麼時候等他在宮裏就得了。

【呂】 我也想怎麼辦。但不知道他肯來不肯？

【瞿】瑪丹，請先回宮罷；我想纔所說的那班少年郎，快在這裏經過了。

【呂】他們還當你是白威那伯爵嗎？

【瞿】可不是，他們自頂至踵，信我是西班牙人，當我是好朋友。我又常常借給他們些銀錢。

【呂】借給他們銀錢做什麼！

【瞿】那算不了什麼！我有的是錢。况裝龍要像龍，裝虎要像虎，裝西班牙人，露不得窮酸相，借此便拉住妖怪的尾巴。

呂克蘭斯背諸。

【呂】憑他去做罷！祇休要連累了我的尙那洛！

【瞿】瑪丹，這一會兒，我忽起了一種回想。

【呂】什麼回想？

【瞿】就是該把妖怪的尾巴釘著或拴著鎖著他得意洋洋的脊骨，要看牠抵


~~~~~ 場 二 段 二 折 一 ~~~~~

抗著無數人羣不斷的拉！

【呂】 瞿佩丹，你却從旁取笑。

【瞿】 這回的态度和別回一般。

【呂】 我信你這話。——你想想周到。

她從露台下矮門入。

第二場

登場人物

瞿佩丹，獨自。

【瞿】 那個尙那洛倒底是什麼人？她倒底要把他怎麼樣？這齣戲的祕密，我竟全然不知道，可是這件事觸動了我的好奇心。我跟了她十五年

，什麼事都不曾瞞我，這回可瞞定了我了；不該她再想我去幫忙，她獨自個儘着她的本事，和尙那洛買弄她的陰謀。啊喲！好奇怪！難道他和這個男子有了真戀愛嗎？戀愛原是男女間常有的事，只是羅格黎谷鮑夏和華奴薩的女兒，脈管中含着凶皇淫婦兩種血質的婦人，忽然生了真愛戀，這不是破天荒的奇聞嗎？那麼此時就有人告我教皇亞力山大第六真信了天主，我也不詫異了！

忽然仰面看着鄰街。

【瞿】  
哪！威尼士的傻哥兒都來了。好傻！好傻！你們既得罪了費拉爾赫赫有名的公夫人，還敢昂然踏上他的國土！叫我做了你們，決不肯隨着公使走了。也罷！也罷！這就叫做自投虎口，死而無怨。

## 第三場

~~~~~ 場 三 段 二 折 ~~~~~

登場人物

摺佩丹，

尙那洛，

馬耀飛，

善寶，

倭卡紐，

亞波多祿，

烏樂菴諾。

善寶低語。

【馬】 諸位想想看，我們上回一時憤激，把呂克蘭斯鮑夏大大的得罪了，

這回來到斐蘭，只怕有些不妥。

【亞】那有什麼法子呢？內閣既然發遣我們到這裏，難道我們有甚權力抵

抗內閣大臣的命令嗎？一下子派定了，祇好動身。但我也不是假

裝糊塗，馬飛耀，呂克蘭斯實是個可怕的仇敵。她是這裏的女主。

【善】亞波多祿，你說她該把我們怎麼樣？我們不是威尼士公使的隨員嗎

？他若動了我們一毛一髮，那就安心給我們大統領宣戰，我想如今

費拉爾決不情願和威尼士失和。

尙那洛在臺角，低了頭，祇管想心思，不和別人交談。

【尙】噯！吾的母親！叫我到那裏去找我那可憐的母親！

馬飛耀冷笑。

【馬】善寶說得好風涼話兒，她不敢動我們一毛一髮嗎？只要她把鮑夏家

的毒藥拿出來，人不知鬼不覺把你送到鬼門關去，比手鎗匕首利害

得多哩。你不記得亞歷山大第六替土耳其白峇山謀死他的兄弟蘇丹

齊雪密的故事嗎？

【烏】 鮑夏家這種事多着哩。

【亞】 提起白奢山謀殺蘇丹的故事，好不悲慘哩。那一天，教皇正和蘇丹齊雪密在法王郝爾士家小宴回來，教皇故意哄着齊雪密，說已中了法王的毒，齊雪密十分吃驚。教皇說不妨，我有解藥，就叫呂克蘭斯親手捧出醇酒一杯，說是解毒酒，齊雪密不知就裏，一飲而盡。誰知不到兩小時，把齊雪密就半死不活的交給白奢山了。

【善】 這件事，當時做得十分乾淨，至今政治界上，曉得的還不多。

【馬】 可不是呢。鮑夏家的毒藥，種類很多，有吃了當日就死的，有一月的，有一年的，都隨他們的意。聽說那毒藥是一種極清醇的好酒，上口非常甘美，一到肚子裏，便昏昏沉沉，彷彿醉的一般，其實不是醉，就是死期到了。還有一種，吃了並不就死，叫你慢慢的銷精

鑠髓；粉嫩的肌膚皺了，月滿的眼珠凹了，髮白了，牙碎了，行步不成行步，蹶蹶了；呼吸不成呼吸，哮喘了；欲笑不能。思睡不得，人道是赤日當空，我道是寒冰著體；少年人忽成了老人的樣子；這麼著，沒多時就死了。直到臨死時節，聰明些的，纔想起六個月或一年前，曾經在鮑夏家喝過一杯雪蘭膠的醇酒，這纔算明白哩。忽回頭望著。

【馬】 哪！那邊來的恰巧是孟德斐先生，你們也許在這城裏認得的，他就是中了毒的一個。——他正在廣場的裏邊走過。——你別快看。那時，見舞台內部，走過一人，髮白枯瘦，行步搖晃，腳半跛，身靠杖上，又裹了一件大衣。

【倭】 咦！果然！可憐的孟德斐！

【亞】 他今年多少年紀？

~~~~~ 場 三 段 二 折 一 ~~~~~

【馮】 他和我同庚。二十九歲。

【烏】 我記得去年看見他的時候，還是個翩翩年少，和你不相上下。

【馬】 就從三個月前，在我們聖父家裏佩威丹葡萄園，吃了一頓晚餐，不知不覺變成這個樣兒了。

【倭】 有這等可怕的事！

【馬】 啊！要談到鮑夏家的宴會，奇怪的事情且說不盡！

【倭】 那些毒殺的事，都關着淫蕩的行爲。

【馬】 先生們，看這多寬大的地方，竟靜悄悄的沒人走動，你道什麼緣故呢？就爲這個地方和公爵宮太近，百姓們只怕那毒藥的氣味日夜薰蒸，要漏出牆外來，所以輕易不敢近牠。

【倭】 你越說越怕人了。我們公使，昨天已經謁見過了公爵。我們的職務，也算完了。算着公使隨行的騎士，共有五十八，我們先走幾個，

也還不大覺得。我想我們還是早早離開費拉爾的好。

【馬】我們今日就走。

【善】性急不在一時，我們決計明天動身，也還不遲。我今晚要赴娜格羅尼郡主的茶會哩。那娜格羅尼郡主是費拉爾第一個美人，不瞞諸位說，我着實有些迷戀她，怎肯撇着就走呢。

【烏】今晚娜格羅尼郡主請你茶會嗎？

【善】可不是。

【烏】他也請我。

【倭】也請我。

【亞】也請我。

【馬】也請我。

瞿佩丹突然在柱後出。



~~~~~ 場 三 段 二 折 一 ~~~~~

【嬰】也還有我。

大家愕然。

【善】咳！原來白威那先生也在這裏，好極了，我們大家同去，快樂一宵。

【瞿】敬祝善保先生長樂萬年。

馬飛耀私向善寶。

【馬】善寶你瞧多好聽的話兒，不是我勸你一句不中聽的話，娜格羅尼郡主的邸第，很近公爵宮，我們還是不去的好。——瞧着這位白威那先生的行逕，我倒益發動了疑了。

【善】馬飛耀你斂了。娜格羅尼是個有風趣的美人，白威那也是個好男兒。他父親和我父親在喀樂那德戰爭時，做過同事。

【馬】這點子交情，就靠得住嗎？

【善】 茶會去不去，這是你的自由，我決不相強。

【馬】 你一定要去，自然和你同去。

【善】 這纔是好朋友！——啊喲！尙那洛今晚的茶會沒有你嗎？

【倭】 這位娜格羅尼郡主單單不請你嗎？

【尙】 並沒請我，想來這位郡主有些瞧不起我。

【馬】 兄弟，你好趁此機會赴你的幽期密約了，對不對？

【善】 不差，那晚瑪丹呂克蘭斯和你講的話，何妨說給我們聽聽。看她樣兒和你十分情熱。她和你說了很久的話。跳舞的自由倒給了她好機會。婦人們往往在假裝的時候很大膽的脫去她們靈魂的衣。面目躲在假面裏，一顆心便赤裸了。

那時，對面露台上，呂克蘭斯常常在韓幙裏露半面側耳的聽。

【馬】 呀！你現在恰好住在她露台的對面。尙那洛！

~~~~~ 場 三 段 二 折 一 ~~~~~

【亞】馬飛耀休說玩話了，這是件很危險的事。祇爲那費拉爾公爵是個奇  
姪的男子。

【烏】尙那洛你倒底在那裏和那呂克蘭斯弄上手來。

【尙】諸位朋友！你們再和我提那惡婦，祇怕太陽光下，就要耀著劍光！

呂克蘭斯在露台上。

【呂】啊嚇！

【馬】尙那洛，你休假撇油了。你要和她沒有瓜葛，爲什麼身上帶着她的  
徽章。

【尙】這話怎講？

馬飛耀手指尙那洛肩章。

【馬】這肩章那裏來的？

【善】這的確是呂克蘭斯鮑夏的徽章。

【尙】 那是費梅丹送給我的。

【馬】 你相信那話。呂克蘭斯叫她給你這樣說的。可是那肩章實在是呂克蘭斯親手替你編的。

【尙】 馬飛耀，你保得定嗎？你聽見誰說的？

【馬】 就是交給你肩章的你那僕人，她早買通了。

【尙】 惡魔！

他立地拉下肩章，撕得稀破，又把脚去踐踏。

呂克蘭斯背語。

【呂】 啊啲！

她把簾幕放下退去。

【馬】 這婦人到底美麗！

【善】 是，可惜在她的美麗中印着悲慘的痕迹。

【馬】彷彿一枚金錢上雕刻了一個魔鬼。

【尙】哧！惡婦呂克蘭斯！你們說她愛我！好！好！這是她的惡貫滿盈了！馬飛耀，你是知道我的性情，這種污辱的愛戀，能動我的心嗎？不要說愛戀她有甚危險，就是沒有危險，自從那晚，你們說破了她的姓名，我早起了一種厭惡的感情了。從前呂克蘭斯鮑夏離我很遠，不過覺得一個恐怖的鬼怪遠遠的矗立在意大利國境。現在這個鬼怪忽然坐我牀前，口口聲聲說愛我，慢慢兒要逼到我床上來了。這不是可厭可怕的境界嗎？馬飛耀，她已經殺了你兄郭籟飛，我替你報仇。——你看對面那壯麗宏敞的宮殿，什麼壯麗，什麼宏敞，一古腦兒是淫殺罪惡的巢窟。我不能在這個惡婦面上做個記號，我先在他宮殿的額上立個表記。

尙那洛飛身縱上露臺下的石凳上，抽劍刺石額刻著的金字，適中

鮑夏字的第一字母，成了這個字：ORGIA

【馬】 尙那洛瘋了！

【善】 可了不得，你去了她姓的帽兒，只怕你的腦袋，也有些不安穩了。

【瞿】 尙那洛先生，這個禍可闖大了，明天盤查起來，又是這裏百姓的晦氣。

【尙】 不打緊，尋起罪人來，我便挺身而出。

瞿佩丹背語。

【瞿】 我倒要看看瑪丹呂克蘭斯怎樣辦法，倒是難題。

廣場上忽來了兩人，都穿了黑衣，往來窺探。

【馬】 先生們，那邊有人在那裏窺探我們的舉動，我們快分開些走的妥當。  
。——尙那洛兄弟，也不要數頭數腦的再鬧新聞了。

【尙】 馬飛耀，請放心去罷。你的手呢？——先生們，祝頌你們今夜快樂。

~~~~~ 場 四 段 二 折 一 ~~~~~

尙那洛回他的家裏，大家各散。

第四場

登場人物

劉四悌，

阿士多福。

場上忽來了兩人，都穿了黑衣往來窺探。

【第一人】 劉四悌你來此做什麼？

【第二人】 阿士多福，你來此做什麼，我也做什麼。

【第一人】 真的嗎？

【第二人】 阿士多福，你來此做什麼？

【第一人】劉四佛，你來此做什麼，我也做什麼。

【第二人】那麼你來找誰呢？

【第一人】我就來找進那箇門的人。你呢？

【第二人】和你一般。

【第一人】奇怪！

【第二人】找他做什麼？

【第一人】公爵夫人叫我領他到夫人處去。你呢？

【第二人】咦！公爵叫我領他到公爵處去。

【第一人】咦！怪事！

【第二人】你知道到夫人去做什麼？

【第一人】一定是愛戀的事。——公爵呢？

【第二人】你想公爵處，除了殺戮，還有別事嗎？


~~~~~ 場 四 段 二 折 一 ~~~~~

【第一人】這事怎麼辦呢？一個是殺戮，一個是愛戀，那裏有同時並舉的道理？

【第二人】我倒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了。我這裏有一個金錢，我們把他來擲個卦；下去是背，你去辦愛戀，我就不管了；要是面，我辦殺戮，你也不必管了。你看如何？

【第一人】我們就照這麼辦。

【第二人】擲成了背，我就到公爵那裏復命，只說撲了個空，那人已經跑了。

他把金錢望空一擲。

【第一人】背。

第二人細看地上。

【第二人】恰恰是個面。

【第一人】 那人命該受絞。你去逮捕他罷。再會。

【第二人】 晚安。

第一人下，第二人開露臺下小門走進去，一會兒又出來，後面跟着警吏四人，到尙那洛小屋前，作敲門狀。

幕下。

## 第二折 偶

### 第一段

佈 景：

設費拉爾公爵宮的廣廳。廳的四圍，裝飾著荷蘭鞣皮的厚幙，緣了金穗，陳設非常華美，都是意大利十五世紀時的流行品。——公爵的公座，是紅絨的，上面繡著戴士德族先世的徽章。旁有一案，也敷了紅絨。——在內面，開一大門。左右各一小門，左邊的小門，却遮着門帘。——在帘後望去，隱約見一小室，有一旋樓梯通下面，在小狹長的鐵窗裏，透進日光。

## 第一場

### 登場人物

童亞封斯戴士德，穿了他的顏色華美制服；

劉四悌穿着一般的顏色，但是粗布。

【劉】公爵殿下，第一次的命令已經辦妥了。現在請發別的命令。

戴士德把鑰匙交給劉四悌。

【戴】拿去這個鑰匙。你到紐瑪堂塗。數着護壁上的雕像嵌板，從近門的一個大雕像是我們祖先，許比丹的兒子黑古爾數起【註一】。到了第二十三塊嵌板。你就要看見一條米倫的金色蛇嘴裏【註二】，暗藏着一個小孔。這個雕板，還是劉鐸威克手裏傳下來的呢【註三】。你

把這鑰匙放在小孔內，那嵌板就和門一般的開了。門裏面是個祕密櫃，櫃內有一個水晶盤，盤裏有一個金瓶，一個銀瓶，和兩隻螺鈿杯子。銀瓶裏是清水，金瓶裏是醱酒。你慢慢的托起那盤兒，休要攪亂，跑到這裏間壁的小屋裏，等我的號令。劉四悌，你要知道，那盤裏就是什麼人聽見說着牙齒要打戰的鮑夏家的毒藥粉，是又白又亮和卡拉爾文石粉一樣【註四】，和在酒裏，把羅莫朗丁的酒變成雪蘭膠【註五】，你小心着挨了那金瓶。

【劉】懂得，殿下沒有別的吩咐嗎？

【戴】還有哩。你再取了你的劍，站在那小屋的門後，聽我這裏銀鐘的聲響。

指案上一銀鐘。

【戴】我如單單的叫喚：——劉四悌！你把水晶盤托進來。若是這鐘一響

，你須要拿了劍進來。

【劉】好。

【戴】你先把劍出了鞘，省得臨時難抽。

【劉】是。

劉四悌向戴士德一鞠躬，從小門出。

一門吏從中門入。

【門吏】公夫人有話和殿下講。

【資】請進。

\* \* \* \* \*

【註一】許比丹 Juniter，爲希臘羅馬神代史中最尊的天神。黑古爾

Hercule 爲許比丹與亞雷曼納 Alemene 所生之子，爲最有勇力之英雄。

【註二】米倫的金色蛇：米倫 Milan 意大利城名；金色蛇，Cuivre de Milan，一種奇形之蛇。

【註三】劉鐸威克 Ludovicle Maure，爲十五世紀時米倫大公。

【註四】卡拉爾 Carrare，爲意大利地名，出自文石。

【註五】羅莫朗丁 Romorantin，爲索魯尼古城名。

## 第二場

登場人物

戴士德。

呂克蘭斯，

門吏，

陶娜呂克蘭斯怒容入。

【呂】

先生，先生，這是可氣，這是可厭，這是可羞。你的一個部民，

——童亞封斯，你知道那件事嗎？——來毀壞你宮前門額國徽上刻

着你夫人的姓。誰敢青天白日公然幹下這事，我不知道，可是太

無禮，太放肆了。這就是費拉爾的賤民，也是意大利最卑污的百姓

，對我的姓，加上一個恥辱的標記；殿下，那些人，嘲笑在我徽章

的四圍，一樣在刑柱的四圍【註一】。——童亞封斯，你試想想，我

寧可受匕首一下的刺，不願啾啾碎碎受那侮辱，叫我怎麼耐得

住呢？啊！你費拉爾的臣民，款待我太惡了！這一來真叫我灰心，

人家磨着牙辱罵，把你夫人的名譽，拉下臭溝，我們倒覺得安安靜



靜沒事人一大堆寬坐在這裏。公爵先生，我預告你，這個該明明白白的賠償損害。你預備着開個嚴重的裁判。這是發生了一件極重大的事，你明白嗎？難道我偶然被人輕視，你可以不做我的勇士嗎？不，不，殿下一定保護妻子。依我說，受誰手的該給誰臂。往常我受了辱罵，從沒看見你動過心。難不成這污泥潑在我身上的不濺到你嗎？那麼請你努力！先生，能不能在你的一生裏，讓我看見你爲我震怒一次！你從前常說，你是戀愛我！況且你是和我合着榮辱。請你摸着良心，想想你世襲的產業，能有多少。我嫁到你家之後，不要說贈嫁的金錢，聖父的賞賜，何止盈千累萬，只看世界面上的好土地，倒被你佔了大半；宣納哩，黎密尼呢，司保萊德哩，賓毗諾哩，城池也有了，宮殿也有了，百姓也有了；把你抬舉做個意大利最强的諸侯，論理你對着我該怎樣的恭敬，怎樣的服從，你却全

然不管；不管也罷了，爲什麼還要指使你的部民，千方百計的來侮辱我；放你的費拉爾人伸着指頭指給全歐洲人看，你的夫人最可輕蔑最低位置和你馬夫的了頭一樣；不該叫你的屬下見我走過沒一個不喊：哪！這個婦人！——如今這些話且不提，我只正當的請求你開個正式裁判，倘若你能把犯罪的立刻查明拿獲，處個極刑我看，我便罷休，要不然，我就自己向教皇和我哥華朗狄公那裏起訴，起一萬五千兵馬到這裏來問罪；看你這費拉爾公的寶座還坐得成坐不成！

戴士德大笑。

【戴】瑪丹，你告訴的罪案我早就知道了。

【呂】怎麼，先生。罪案你是知道，罪人沒有發見！

【戴】罪人早發見了。

~~~~~ 場 二 段 一 折 二 ~~~~~

【呂】 天主！罪人如要發見了，爲何還沒有逮捕呢？

【戴】 瑪丹，早速捕來了。

【呂】 在那裏逮捕來的，爲何不懲辦呢？

【戴】 正要辦理。我的意思，就爲要請示請示夫人，該辦什麼罪。

【呂】 殿下，你這事辦得真好。——犯人在那裏呢？

【戴】 在這裏。

【呂】 在這裏！狠好！狠好！先生，聽我的話該給我看個榜樣？這是個大逆不道的罪名。那些罪名，不管是起意的，動手的，總是要斬首。

——犯人在這裏！我要見他。

【戴】 這很容易。

戴士德起呼。

【戴】 蒲梯士丹！

一門吏現。

【呂】先生，犯人未到之前，我還有一句話。——這個人不論是你城裏的百姓，你家裏的親戚，只許活着進這個門，不許活着出這個門，你肯憑着公爵的榮譽，誓我這句話。

【戴】我誓你。——我誓你這句話，瑪丹，你聽子細了沒有？

【呂】我聽子細了。現在好叫犯人進來。我親自問他！我的天主！費拉爾的人們，逼我到如此，我把他們怎麼呢？

戴士德向門吏。

【戴】引罪囚進來。

門內大開。見尙那洛赤手在兩衛兵中。在同時，又見劉四悒悒徐登梯，入左邊的小室，在垂簾的門後。他手托一盤，盤裏放着金瓶一，銀瓶一，兩杯子。他把盤放出窗檻上，抽出了他的劍，立

~~~~~ 場 三 段 一 折 二 ~~~~~

在門後。

第二場

登場人物

戴士德，

呂克蘭斯，

尙那洛。

呂克蘭斯背語。

【呂】 咳！尙那洛！

戴士德近呂克蘭斯微笑低語。

【戴】 你和這個人有些認識嗎？

呂克蘭斯自語。

【呂】就是尚那洛！——我主！何等的不幸！

她目注尚那洛作愁苦狀。尚那洛不顧。

【尚】公爵殿下，我是個小小的甲必丹，我該恭恭敬敬和你說話。今早殿下遣人到我屋裏捕我，爲的甚事？

【戴】甲必丹先生，我告訴你，今天早上，有人在你住屋的對面公爵宮門額上，公夫人金字的姓，毀壞了首畫，這是一件大逆不道的罪案。我們現在立刻要尋這個罪人。

【呂】這件事不關他事，亞爾封斯，這不是這少年人幹的。

【戴】你怎麼知道不是他？

【呂】我保得定不是他。這少年是威尼士人，並不是斐拉爾人，所以……

【戴】這得有證據？

~~~~~ 場 三 段 一 折 二 ~~~~~

【呂】這件事，犯在今天早上，這少年，今天一早晨在一個少女名叫費梅丹的家裏，我狠知道。

尙那洛冷笑。

【尙】瑪丹差了，我並不在費梅丹家裏。

【戴】讓我自己來問他——甲必丹尙那洛，你是不是犯事的人嗎？

呂克蘭斯慌張。

【呂】這裏悶得慌！悶得慌！我要吸些空氣！

她走到窗口，過尙那洛身旁，又低又快的說：

【呂】你說不是你！

戴士德背語。

【戴】她和那少年遮了話了。

【尙】不瞞公爵殿下說，我從小養大在珈刺勃向老漁家，把我的童年，浸

在海裏，所以弄得我氣力也大了，肚子也壯了，教訓我的格言，叫我屢屢冒險我的性命，保持我的榮譽：——做著你說的話，說着你做的事——亞封斯公爵，我是你要尋的那個人。

戴士德向呂克蘭斯。

【戴】瑪丹，你已經得了我公爵榮譽的話了。

【呂】殿下，我還有兩句話，要和你獨自一談。

戴士德叫門吏和槍卒，引向那洛退入隣室。

第四場

登場人物

呂克蘭斯，


~~~~~ 場 四 段 一 折 二 ~~~~~

戴士德。

【戴】瑪丹，有什麼話和我說？

【呂】殿下問我說什麼話嗎？我說我不願意那個少年死。

【戴】奇了。沒有多大一會兒，你又是鬧，又是哭，風暴似的捲進我屋裏來，說人家欺負了你，要求我取那犯人的腦袋，取信我一句榮譽的宣誓，不許那人活着出這個門；我當時一口就許了你，現在怎樣你又不願那人死了！——瑪丹，耶穌在上！這箇太新鮮了！——

【呂】公爵先生，我是不願意那少年死！

【戴】沒有那麼容易的事。國王的宣誓，不是頑的，我既誓殺此人，此人就死定了。看在你的分上，可以由你選擇死的方法。

呂克蘭斯做出微笑溫甜的樣子。

【呂】亞封斯，我和你儘着爭論，真是癡了。我是個放蕩的女子，從小被

父親慣壞了，直到如今還是任性。纔要這樣，一會兒又要那樣，這種脾氣，你難道還不曉得嗎？你來！緊挨着我坐一會兒，咱們好夫妻，親親熱熱說幾句話兒。

戴士德行近夫人，狀極親昵。

【戴】陶娜呂克蘭斯，你本來是我的好夫人，今天什麼福分，得你喜歡，伏在你腳底下，也是情願。

他坐在她的傍邊。

【呂】亞封斯，我本來愛你，直到如今，我的愛心，和結婚的頭一天，還是一般；我還記得那一天，你初進維馬的時候，你騎着一匹雕鞍銀驄馬，左有我的哥哥華朗狄大公，右有你的哥哥奚博利大教主，一路上好不風芒顯煥。我在聖伯都祿的露台上，萬人堆裏，偷覷着你，好一個英雄俊俏的小王，那時我心裏頭什麼都不覺得，只有突突

~~~~~ 場 四 段 一 折 二 ~~~~~

的心跳罷了。

【戴】夫人不免過譽了。我也記得你那時候，袅袅婷婷站在一頂銀穗寶蓋下面，真不愧一個傾城傾國的美人。

【呂】殿下，我說你的時候，請你休要說我。我想那會兒全歐洲的婦人，那一個不羨慕我嫁着個英雄俊俏的賢王。我記得那一年，我纔十八歲哩。就從那一年，我把全身的愛情，都獻給你了，——亞封斯，我是真心愛你你該知道吧？一點沒有疑心吧？但有時候我行爲放蕩些，舉動冷淡些，也是有的；那是我的脾氣，不是我的心。亞封斯，你若責備我這一點，我也肯受，要我改過，我也立刻肯改。我們終究是好夫妻，亞封斯，你把你的手給我，——亞封斯，你抱着我！——我想我們今天爭論的事，真是可笑，天下那裏有並肩坐在大公寶座上相愛的一王一妃，倒爲着一個威尼斯的小甲必丹吵鬧起來

！趕快把這個人驅逐出去，由他死呀活的，我們倆休要再提。亞封斯，你說我的話對嗎？獅子脚踏爛了蒼蠅，也不是稀罕的事。——殿下，你不言語，一定是贊成我的話了。我就云叫蒲梯士丹，傳你的號令，趕快把那尙那洛驅出費拉爾境內就完事了。

【戴】夫不忙。

呂克蘭斯作快樂狀。

【呂】這個用不着多想，——先生，你放我去依著我的意思辦了這事！

【戴】這件事，應該由我辦，你不能管。

【呂】亞封斯，你到沒有理由定要這人死。

【戴】不是我已經給你宣過誓了嗎？國王的宣誓，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呂】這宣誓二字，只好對着百姓說。到底你和我，大家都知道些內容。

從前教皇許了法王鄒爾士第八取齊雪密的性命，終究聖父沒有要他

~~~~~ 場 四 段 一 折 二 ~~~~~

性命。華朗狄先生，已與約定給法王鄒爾士做押品，終究在他營裏私逃了。就是殿下自己許了裴德侶還他宣納，後來也沒有還啊！國史上照這樣的事多着呢。無論那個國王那個國家，如要嚴守誓言，一天也過不去。亞封斯，老實說，我們的誓言，祇等到沒有別的關礙而需要的時候纔用的。

【戴】陶娜呂克蘭斯，到底是國王的宣誓……

【呂】你休說那些推托的理由。我又不是個傻子。我的可愛的亞封斯，甯可你實告訴我，要尙那洛死，有沒有緣故呢？啊啲！剛纔你既經許過他的死，現在何妨許我活。你做這箇爲什麼呢？就爲我受了凌辱，我現在願意寬恕他了。

【戴】我愛，我正爲他凌辱了你，所以我不能救他。

【呂】亞封斯，你要真愛我，休儘着拗我了。這是一件慈善的事，我難得

高興做的，就算我婦人家一時任性，救了一個男子的腦袋，傳出去，也是殿下的好生之德，百姓們一定要頌揚你。你許了我罷。

【戴】可愛的呂克蘭斯，這事實不能從命。

【呂】不能嗎？倒底什麼緣故，一定不能許我呢？

【戴】我愛，你要問我緣故嗎？

【呂】是，我要問你緣故。

【戴】瑪丹，就爲這個甲必丹是你的情人。

【呂】天哪！

【戴】就爲你跟尋此人直到威尼士！就爲你跟尋他的時候，我也跟尋你！就爲你戴着假面，氣急敗壞的趕着他，好比雌狼趕著雄狼！就爲你剛纔見了他，偷遞了個火熱的淚眼！瑪丹，就爲你姦通了他千真萬確！就爲這是一件羞辱不堪的事！我該及時報仇，恢復我的榮

~~~~~ 場 四 段 一 折 二 ~~~~~

譽，我該在我臥床的周圍，叫他流成一個血泊，瑪丹，你聽見了沒有？

【呂】 啊喲！亞封斯！

【戴】 禁聲！——你從此好監守你的情人去罷。呂克蘭斯！好！好！進你臥房門口，你早派箇門監在那裏，替你看風，你可知道現在出我這屋的門口，我也派箇門監在那裏，——是個偷子手！

【呂】 殿下，我給你宣誓……

【戴】 不必宣誓。宣誓兩字只好對着百姓說。你休說那些推託的理由。

【呂】 你莫非忘，我是……

【戴】 瑪丹，你聽，我現在已痛恨你們惡魔的鮑夏家了，第一就是我癡愛的你！今天爽性全箇兒說給你，這是一件非常可羞而又神祕的事，看着我們倆聯合在戴士德家裏，比到瓦拉愛家和丟陶家更有價值

【註一】，我說，戴士德和鮑夏家，不同稱爲鮑夏，稱爲郎修利或郎佐遜，人家不知怎麼樣！我厭惡你的兄弟凱撒，滿面染着私生的血迹！他殺了你的兄弟若望！我厭惡你的娘羅莎華奴薩，西班牙的老娼婦，出醜在華倫斯後，又來出醜在羅馬！論到你的假充姪子，塞穆奈和奈吡公爵，是兩箇美麗的公爵！昨日的公爵！有力的公爵偷盜了許多采地！你放我說完了。我厭惡你的父親教皇，掌着婦人的待合所如同土爾基的蘇丹白奢山；你的父親是假基督教；你的父親，聚會了著名人的刑場，強盜的學堂，雖然穿著全紅，罪徒和主教，人家問着到底罪徒是主教還是主教是罪徒！——現在你去！

【呂】殿下！殿下！我屈了膝，合着掌，耶穌和瑪利亞的名，你父你母的名，我求着你，求你這甲必丹的性命。

【戴】那是多少的愛！——瑪丹，你把他的屍首要怎麼樣都行，我說這就


~~~~~ 場 四 段 一 折 二 ~~~~~

在一點鐘內。

【呂】 赦了尚那洛！

【戴】 如你看回自我堅強的決心，你不必再開口，譬如他已經死了。

呂克蘭斯起立。

【呂】 啊！費拉爾的亞封斯，我第四箇丈夫，你小心些！

【戴】 哼！瑪丹，你不用威嚇！我不怕你！我知道你的態度。我決不放下毒我像你第一箇丈夫，這西班牙可憐的貴紳連名姓都不知道的。我不放人驅逐我像你第二箇丈夫，士福齋，貝薩洛的散尼汗，這個沒用的人！我也不容人槍刺我，在不相干的樓梯上，像你第三箇丈夫，亞拉剛的亞封斯，怯弱的小孩，血流在敷石上和清水一樣！我是箇男子漢，瑪丹！黑古爾的名，常常記在我家中。靠着天！我有軍隊布滿我的城市和采地，我是我自己的，還沒有賣掉如同那伯爾王

，我砲隊的準頭可以對着教皇，你們的聖父！

【呂】這些話祇怕你要後悔，先生，你真忘了我是……

【戴】我很知道你是誰，可是我一般知道你現在那裏。你是教皇的女兒，可是你不在羅馬；你是司保萊德的女主，可是你不在司保萊德；你現在是猶婦人，是費拉爾公爵亞封斯的婢妾，你現在費拉爾！

呂克蘭斯那時又恐怖，又憤怒，兩目直注了戴士德的面，徐徐退到安樂椅旁，暈倒椅上。

【戴】瑪丹，你今天也怕了我了！你曉得我可也怕得你殺了。你的情人着我手的，這是頭一遭，看到我手，那就是死。

呂克蘭斯狠微弱的聲音。

【呂】亞封斯你要三思。既然對我犯這大逆不道的罪，那就不能同時又做我的情人。

~~~~~ 場 四 段 一 折 二 ~~~~~

【戴】 爲什麼不能呢？要羅的，不是憤怒，就是嫉忌。況且我國這些事做什麼？我要這個人死。這是我的意思。現在滿宮裏的兵士都是忠心向我，只認得我的。逃不了。我勸你也不必阻撓。我已經許你選擇死的方法，你快些決定了罷。

呂克蘭斯舉手向天。

【呂】 嗚！天主！天主！

【戴】 你還不決定嗎？——我要叫人拖到前室把劍斫了。

他欲出，她攔住他的臂。

【呂】 你等一等！

【戴】 你甯可親手割給他一杯雪蘭膠嗎？

【呂】 啊呀！尚那洛！

【戴】 他的死期到了，我可等不得了。

【呂】千萬不用劍斫！

【戴】用什麼方法我不管。——你倒底選擇什麼？

【呂】還想個別的方法。

【戴】沒有別的方法，你等不欺我，就親手斟一杯金瓶裏的酒，這是你慣做的事。況且我監視在那裏，你休想我離開你。

【呂】是了！是了！我就依你辦。

【戴】蒲梯士丹！

門吏再現。

【戴】引進那犯人來。

【呂】殿下，你是個可怕的男子。

【註一】瓦拉愛Valois 法國著姓自一三二八年斐理伯六世登法王位起的。這家分直接瓦拉愛，斐理伯六世起到查理八世止；奧倫瓦拉愛，由路易十二而顯；恩姑來瓦拉愛自佛朗沙一世起亨利世三止。

丟陶 Tudor 英國大姓，自一四八五至一六〇三年，出五國王，即亨利七世，亨利八世，愛德華六世，馬利及伊利莎伯。

第五場

登場人物

尙那洛。

衛士，餘全前場。

衛士引尚那洛入。

【戴】尚那洛先生，剛纔我聽見說些什麼，你早上所做的事，你是全爲了誇大口輕率地幹的，並無惡意，公爵夫人已赦了你的罪，況且你又是箇勇士。我保證放你平安，回威尼士去。天主該贊許我在拜偶像的康提和希帕爾水邊，寬免威尼士共和政府一箇忠誠的臂執着忠誠的劍的賢臣【註一】！

【尚】殿下，我是僥倖！我本不希望這箇結局。忽蒙寬典，我該謝殿下仁慈。殿下降福於下，天主自然降福於上。

【戴】甲必丹，你在威尼士當的差使好不好，每年得多少俸金。

【尚】殿下，我在威尼士管領五十名槍騎隊，政府每年給我兩千金森庚。

戴士德含笑。

~~~~~ 場 五 段 一 折 二 ~~~~~

【戴】我若給你每年四千金森庚，你到我國來當差嗎？

【尙】我不能領殿下之恩典。祇因在共和政府，還有五年的期限。我受着束縛。

【戴】怎麼？束縛嗎？

【尙】曾宣過誓來。

戴士德向呂克蘭斯私語。

【戴】瑪丹，這些人的宣誓，還不肯輕易違背。

高聲。

【戴】尙那洛先生，我們不必再說那些話了。

【尙】我有一句話，要和殿下說。剛纔殿下要殺我時候，我却不便開口，一開口倒像我貪生怕死，向殿下乞恩似的，現在殿下既放了我，我就不妨說說。前兩年在芳碧戰場上，殿下的父王黑古爾大公被華朗

狄衝鋒隊窘了。正在危急之際，有一個兵士來救了他性命。

【戴】有這件事，我們一向找不着這個兵士。

【尙】就是我。

【戴】啊喲！我的甲必丹，這事我該賞你。——你不願意領這個賞金嗎？

【尙】我也曾宣誓，受了共和政府的職事，不能再領外國君主的賞金。但殿下若有賞賜，我也不敢不領，領賞之後，我拿我的名義贈給這裏的勇士。

指旁立的衛士。戴士德取出金囊。

【戴】這是我賞給你的。

尙那洛鞠躬受金囊。

【戴】——那麼依我們祖傳的習慣，該請甲必丹和我喝一杯雪蘭膠酒，我們結識個好朋友。



~~~~~ 場 五 段 一 折 二 ~~~~~

【尙】謝殿下下的厚恩。

【戴】甲必丹，既是我父王的恩人，我該待你殊禮，這杯酒該請公夫親手斟給你。

尙那洛鞠躬謝後，把金壺散給兩旁的衛士。

【戴】——劉四悌！

劉四悌捧盤從門後出。

【戴】——把盤子放在那邊桌上。——好。

把手拉了呂克蘭斯。

【戴】瑪丹，我給那人說的話該聽見了。——劉四悌，你回去站在門後，休把劍放了；如果你聽見這裏鐘聲一響，你就帶劍進來。去罷。

劉四悌領命出，仍立門後。

【戴】瑪丹，你親手給那少年斟酒去，留心些斟那金瓶。

呂克蘭斯變色低聲應。

【呂】是！——若是你知道現在所做的這個，是何等可怕的事，你自己也

要發抖，殿下，你是完全變壞了！

【戴】留心休差。——喂！甲必丹！

尙那洛正散完了金盞回到舞台前。公爵就盤中取了一隻瑛瑛杯，
拿銀瓶斟酒，舉杯近唇。

【尙】殿下如此優待，真令我慚汗無地了。

【戴】瑪丹，你來給甲必丹斟酒。——請問甲必丹，今年多少年紀？

尙那洛取酒杯就夫人。

【尙】二十歲。

戴士德見呂克蘭斯欲取銀瓶向公夫人作私語。

【戴】瑪丹，金瓶！

~~~~~ 場 五 段 一 折 二 ~~~~~

她震盪取金瓶。

【戴】——我看你這般年少一定是個多情種子。

【尙】殿下誰沒有那些事呢？

【戴】——瑪丹，你該知道，就是這箇殘忍心奪了這甲必丹的性命，奪了愛戀，奪了意大利的太陽，奪了二十歲年紀的美麗，奪了他冒險敢戰榮耀的成績，并且奪了他欺騙許多丈夫在威尼士的王家節日，假裝跳舞，在宴樂，也奪了這少年能愛的婦人該愛這少年的婦人，瑪丹，不是嗎？那麼你給甲必丹斟酒罷。

低語。

【戴】你再遷延我就叫劉四梯進來。

她斟酒給尙那洛不能說一句話。

【尙】敬謝殿下，救我不死，就是我的母親，一般也戴大德。

~~~~~ 夏 鮑 斯 蘭 克 呂 ~~~~~

呂克蘭斯色變自語。

【呂】 啊喲！可怕！

戴士德舉杯向尙那洛。

【戴】 我祝甲必丹康樂長壽。

尙那洛舉杯答禮。

【尙】 願天主降福殿下。

他喝。

呂克蘭斯背語。

【呂】 天哪！

戴士德背語。

【戴】 這就得了。

高聲。

~~~~~ 場 六 段 一 折 二 ~~~~~

【戴】 甲必丹，我要失陪了。你打算幾時回威尼士，任從尊便。

向呂克蘭斯耳語。

【戴】 瑪丹，你該謝我，我放你們倆面對面說幾句體己話，相好一場，也圖個末次的訣別。

他出，衛士後隨。

\* \* \* \* \*

【註一】康提 Candie 爲地中海的島名。

希帕爾 Chypre 亦地中海一島中世紀時曾屬威尼士。

第六場

登場人物

呂克蘭斯，

尙那洛，

劉四悌。

那時劉四悌常立在小室裏垂着帘的門後。

【呂】 尙那洛！你中了毒了！

【尙】 瑪丹，中毒！

【呂】 中毒！

【尙】 我不信，酒是你斟的。

【呂】 哎！尙那洛，你不要壓逼我，留些兒力氣給我用罷。你聽我。公爵當你是我的情夫，起。妬心。祇給我兩條路，叫我揀着走，不是

~~~~~ 場 六 段 一 折 二 ~~~~~

當着我面叫劉四梯把劍劈你，便是當着他面，叫我親手毒你。你纔喝的酒，就是近二十年意大利歷史上說着怕人的毒藥。

【尙】 噫！鮑夏家的毒藥！

【呂】 你已經喝了。這種毒藥，世界上有解藥的，除了教皇華朗狄大公和我，沒有第四個人。你看我腰帶上，常常繫着一個小瓶。這個小瓶，尙那洛，就是性命，就是健康，就是平安。只要一滴滴到你嘴唇邊，你就有命了！

她拿出瓶來，想近尙那洛唇邊，他直往後退。

【尙】 瑪丹，誰曉得你給我喝的不是毒藥呢？

呂克蘭斯無力倒在椅中。

【呂】 啊喲！天主！天主！

【尙】 呂克蘭斯鮑夏嗎？你當我不記得白奔山兄弟齊雪密的故事嗎？人家

騙他受了法王赫爾士第八的毒，給他解藥，他信以為真，喝了倒死了。你可知獻給他解藥的手，就是現在拿着個小瓶的手，哄他喝的嘴，就是現在這裏和我說話的嘴！

【呂】 我是個惡婦人！

【尚】 瑪丹，我不輕授你彷彿像真的愛戀。可是我也除不了我恐怖的形象。這是不用說的。你大約曉得了我是誰。哪！祇看你這會兒的臉色就知道了。你必然有箇不得已的緣故萬不能告訴我。你家必然認得我家，祇怕這時候你毒害着我的並非爲了我，但誰知道呢？也許是爲我母親！

【呂】 尚那洛，你的母親！你當你的母親是何等樣的人，你說她不是和我一樣的一個有罪的婦人嗎？

【尚】 你休說壞我的母親。瑪丹呂克蘭斯，我的母親決然不像你！我感


~~~~~ 場 六 段 一 折 二 ~~~~~

覺她在我的心裏夢想她在我的靈魂裏她的樣子：我有她生我在那邊的影像；我不願意我愛她而不是我尊重的；兒子的心不欺騙他的母親。果真他像了你我便恨她。到底不，決不。她和我說的話很高尙，不是那些亂倫，姦淫，毒害，像你們大家現在的美婦人。噢！天主！我保得定是在人世上一箇純潔有德神聖的婦人，這就是我的母親，瑪丹呂克蘭斯，你一定認得她，不要瞞我！

【呂】

尙那洛，那個婦人，那個母親，我不認得他！

【尙】

到底我說這些話在誰的面前？一個母親的苦樂，關呂克蘭斯什麼事？人家說你從沒有生過孩子，你倒是很幸福。你若有了兒子，瑪丹，你該明白他們要不認你嗎？何等的不幸奉着像你這般的母親呢？是呂克蘭斯鮑夏的兒子！和呂克蘭斯鮑夏講着，我那母親……

啊……

【呂】尙那洛，你中了毒，公爵以爲你已死，什麼時候都可以回來。我此時一心只想救你的性命，放你逃走，那有工夫管你說給我多少可怕的話，祇當全然聽不見。

【尙】瑪丹……

【呂】你瞧！該趕緊做完。你壓我，你踹我，在你輕蔑之下；可是我只知道你中了毒，快些兒喝這個！

【尙】你如何叫我信你呢？公爵是個誠篤君子，況且我又救了他父親的性命。你却不然，我曾經得罪過你，難保不向我報仇。

【呂】尙那洛，我向你報仇！——情願犧牲我一生，延長你一點鐘的生命，情願流我全身的血，止住你一滴的淚，情願坐我在刑架上，推你上高，情願受盡地獄的苦，換得你一點兒的樂，我不遲疑，不怨望，咳！尙那洛，我吻你的腳，我就是幸福。咳！你永沒曉得我可憐

~~~~~ 場 六 段 一 折 二 ~~~~~

的心裏，充滿的就是你！尙那洛，時機是一刻緊似一刻了，毒性發作很快，再等一會兒，你就要覺得了。活呀死，只有兩條路，你快決定罷。你就不可憐自己，你算可憐可憐我，依我喝了罷。

【尙】罷了！罷了！你一定要我喝，我的性命，本不值什麼，喝就喝，何必爭執。

伸手索瓶。

【尙】你給我罷。

尙那洛喝了。

【呂】好了！救了！——現在你該騎匹快馬，立刻趕回威尼士。你身上有銀錢沒有？

【尙】我有銀錢。

【呂】此時公爵，只當你已經死了。逃走是很容易。等一等！這個小瓶，

你好好收藏在身邊。我們生在這種時代，毒藥是常要遇着的，尤其
是你。有了這瓶就不怕了。現在你快走罷。

手指半開着垂帘的小門。

【呂】——你從那螺旋梯下去，通着娜格羅尼郡主邸第的小院。那地方沒
人，走脫是方便。千萬不要遲延到明早，不要等到落太陽，不要
等一個鐘頭，不要等半個鐘頭！立刻離開費拉爾，像火燒的沙陶姆
【註一】，休再回顧！別了！不……不……我還有一句話。

【尙】瑪丹有話請講。

【呂】尙那洛，我今天和你說再見，實在我們永不能再見的了。咳！你好
很心。難道在永別之前，你還不能和我說一句溫和的話嗎？

尙那洛低頭不發一言。

【呂】倒底我救了你的性命！

~~~~~ 場 六 段 一 折 二 ~~~~~

【尙】你今天鬼鬼祟祟，和我說了一大堆話，我全個兒不明白。瑪丹，你聽罷，只除了一件事，其餘都可恕你。

【呂】那一件事呢？

【尙】請你給我起個誓。這些陰謀，全不關我母親的事就完了。

【呂】啊喲！尙那洛，你所說的話，都是很嚴厲的。我不能和你起這個誓。

【尙】啊喲！我的母親呀！這個惡婦人，一定給了你不幸了！

【呂】尙那洛！

【尙】瑪丹，你已經承認了，還有什麼說的！再見罷！你是個魔鬼！

【呂】尙那洛，我祝你有福！

他出。——她倒臥安樂椅中。

## 第二段

佈景：

第二個佈景。——費拉爾公爵的廣場，一面是公爵宮的露台，一面是  
| 尚那洛的小屋。時在深夜。

## 第一場

登場人物

| 戴士德，

| 劉四悌，兩人都身裹大衣。

【劉】 殿下，這事很確。我不知道他給他喝了什麼藥，救了他性命，放他

~~~~~ 場 一 段 二 折 二 ~~~~~

從娜格羅尼邱第的小院裏逃走了。

【戴】你不管事嗎？

【劉】我如何能阻擋，他早把門門上。我是被幽閉了。

【戴】你該打門。

【劉】樺木的門，鐵的門。打是容易的事！

【戴】關什麼事！我說，你該打斷鐵門，進去殺他。

【劉】先我原想假使打門進去殺他，瑪丹呂克蘭斯和身死護著，我該把瑪丹也殺了。

【戴】你想得很是，後來呢？

【劉】我殺她沒有得殿下號令。

【戴】這太拘泥了。可知道忠心的臣子，往往有行權的時候，只要不背君主的意思，端擅些，有甚要緊。

【劉】 我怕殿下和教皇失歡。

【戴】 沒用的東西！

【劉】 殿下，要知道殺聖父的女兒，不是件好顏的事！

【戴】 不殺她也罷。你不好叫喚着，報告我知道，阻擋情夫逃走嗎？

【劉】 這是我不是。但我若叫喚，明日殿下和瑪丹和睦了，後日瑪丹就把我絞死了。

【戴】 殺了！殺了！你還得滿是你的理。

【劉】 不要緊。殿下不信，只看那小屋的窗上，一閃一閃的不是燈光嗎？
尙那洛還沒有動身。他的僕人，從前給公夫人買通的，現在也給我買通。他告訴我，已備了兩匹馬，先在城外等。一會兒尙那洛快要出來去會他了。

【戴】 如此很好，我們就伏在他的屋角後面，等他出來的時候殺他。


~~~~~ 場 一 段 二 折 二 ~~~~~

【劉】遵令。

【戴】你的劍鋒利嗎？

【劉】很鋒利。

【戴】有刺刀沒有？

【劉】天下最難找的事，只有兩件，就是意大利男子沒有刺刀，意大利婦人沒有情夫。

【戴】很好。你一劍刺了兩個。

【劉】殿下，爲什麼不把他捉了交付法庭處絞？

【戴】這個人是威尼士的職官，我無端殺了，只怕要和共和政府鬧出戰禍來，不如暗暗殺却，叫人家摸不着頭腦。所以最好是毒藥，如今毒藥已經失敗，只好用暗殺了。

【劉】讓我去叫四名警吏來幫着，省得殿下親自動手。

【戴】不必。這種事，還是自己做的祕密些。

【劉】殿下，你聽那邊有人來了。

【戴】我們就伏在這牆角邊。

兩人伏露台下黑暗中。馬飛耀穿赴宴的禮服，出敲尙那洛的門。

## 第二場

登場人物

戴士德，

劉四悌仍隱藏；

馬飛耀，

尙那洛。

~~~~~ 場 二 段 二 折 二 ~~~~~

【馬】 尙那洛！

門開。尙那洛現。

【尙】 我道是誰？原來是你。你進來嗎？

【馬】 我不進來了。我只問你一句話。娜格羅尼郡主的茶會，你決定不和我們同去嗎？

【尙】 郡主沒有請我。

【馬】 我替你介紹。

【尙】 不必了。我有別的事情，馬上要動身了。

【馬】 怎麼？你就動身嗎？

【尙】 在一刻鐘內。

【馬】 爲什麼事呢？

【尙】 到了威尼士，我再告訴你。

【馬】 是不是愛戀的關係？

【尙】 是，愛戀的關係。

【馬】 尙那洛，你又來了。我們倆訂誓永不分離，怎麼這回你動身，不跟着我！

【尙】 你跟着我走！

【馬】 你只怕有點兒跌氣了。很熱鬧的茶會，有美人，有佳客，我們大家樂一夜不好，倒去耽驚受怕的走黑道兒。

【尙】 我瞧着娜格羅尼郡主的茶會，只怕也有些兒靠不住。

【馬】 你又多疑了。剛纔我也這麼想，現在我可信了善寶的話了。這個婦人，確是又美麗，又風趣，能詩會唱，名不虛傳。你快和我們同去樂一樂罷。

【尙】 我不能。

~~~~~ 場 二 段 二 折 二 ~~~~~

【馬】 你一定要夜裏走！不要遇見了刺客，不是頑的。

【尙】 你放心。我們再見罷。

【馬】 尙那洛兄弟，你還是不走的好，我覺得你今夜的旅行，不大吉祥。

【尙】 馬飛耀兄弟，我也覺得你今夜的茶會，不大吉祥。

【馬】 倘或我不在那裏，你遇見什麼，如何是好！

【尙】 誰知道明天我要不要後悔今夜不和你在一塊兒呢？

【馬】 既這麼著，我們還是不分開的好。今晚你依了我，同到娜格羅尼家去，明天我依你，趕天一亮，我們一塊動身。你說好不好？

【尙】 馬飛耀，我老實和你說了罷。我立刻要動身的緣故，我告訴你，你給我估量估量看。

尙那洛拉馬飛耀到旁邊，附着耳低低的說。

劉四梯在露台下也和戴士德私語。

【劉】殿下，我們好動手嗎？

【戴】等一會兒看。

馬飛耀聽完了，忽大笑。

【馬】喲！尙那洛，你上了當了。老實和你說，你沒有喝什麼毒藥，也沒有喝什麼解藥，全個兒是頑的戲文。這明明是呂克蘭斯鮑夏戀愛了你，要買服你的心，特地造出一派謊話，說救了你的命，好叫你感激，感激了，自然生出愛戀來了。你想公爵是個誠篤君子，爲什麼要毒死你，況且他又知道你救過他父王的性命，謝你還來不及，那有害你的道理。至於呂克蘭斯要趕你動身的緣故，那更容易明白。她想給你要好，在費拉爾地方，有丈夫拘管着，自然不如把你弄到威尼士去的，可以自由自在。你看我猜得對不對？你曉得我向來謹慎機警。我看娜格羅尼今晚的茶會，倒是很誠心的，去樂一回，斷

~~~~~ 場 一 段 二 折 二 ~~~~~

不妨事。意大利著名的陰謀宴會，原是有的，那裏有遇着宴會，回有毒藥的道理。尚那洛，你不要再跋，跟我同去罷。

【尚】今夜遇着的事情，原太奇怪了，把我也弄得顛顛倒倒。我原想就這麼動身，也不免近於卑怯。萬一今夜茶會上，有些危險，我放馬飛耀一人獨當，也不是有難同當的道理。這麼著罷，我決定跟你去，你給我在娜格羅尼郡主那裏，介紹介紹就是了。

馬飛耀握了他的手。

【馬】這纔是我的好朋友。

他們同出。看見他們向著廣場裏面走去愈行愈遠。戴士德與劉四梯從露台下出。

【劉】殿下，此時還不動手，等待何時？他們只有兩個人，我們各管一人。

【戴】且慢。他們此時到娜格羅尼家茶會去了。我想……

戴士德忽作沉思狀，後來大笑。

【戴】這是一齣有趣的戲文，比我們自己動手好得多，我們不必管了。等

明天看罷。

兩人徐徐回宮。

第三折 醉

第一段

佈 景：

設娜格羅尼郡主邸第的客廳，裝飾窮極華美。右面開一側門。在裏面，一雙扇闊大的門。廳的中央，放一餐案，案上陳設，都是十五世紀時的流行品。無數黑奴全穿着金緣制服，輪值案旁。

第一場

~~~~~ 夏 鮑 斯 蘭 克 呂 ~~~~~

登場人物

善寶，

馬飛耀，

倭卡紐，

烏樂萬諾，

亞波多祿，

瞿佩丹，

尙那洛，

諸貴婦，

侍者。

幕開時，桌上坐十四個客，善寶等六人瞿佩丹和七位少婦，個個冶容麗妝，待客極其婉媚，且飲且食且調笑，只有尙那洛一人

不大快活、低了頭作沉吟的樣子。

馬飛耀拿杯在手。

【馬】你們今天的暢飲，好不有趣，比到善寶的歷史譚，還要加幾分興會。

【倭】你不曉得善寶有個毛病，不是喝暢，酒，也不肯講歷史。

【亞】那一天是在威尼士大總統的白黎宮，今天是在費拉爾娜格羅尼郡主的邸第。

【善】那一天是個悲慘的歷史，今天却是個快樂的歷史。

【馬】快樂的歷史，善寶！所以重西利沙，三十歲美麗的爵士，會賭輸了他的襲產，娶甚富的卡碧妮亞侯爵夫人，年紀已經四十八歲。這是巴古虛的使命【註一】——你覺得那個快樂！

【靴】這是憂愁的事；但很普通。一個破產的男子，娶了一個衰年的婦人

，事情是天天有得見的。

大家有起的有坐的，時時往來案旁。黑奴傳遞香饌。娜格羅尼郡主忽指了尙那洛和馬飛耀說話。

【娜】馬先生，那邊有一個你的朋友，我覺得他臉上有些不快活的樣子。

【馬】他是向來如此的，請瑪丹不要見怪。我斗胆沒有請示瑪丹，領他來做個不速之客。只爲他是我的好兄弟，在黎密尼戰場上，我吃了劍，幸虧他救了我性命，所以我們到處誓不分離。最可笑有個算命先生，還說我們將來要死在一天哩。

娜格羅尼微笑。

【娜】他告訴你們晚上還是早晨呢？

【馬】他說過是早晨。

娜格羅尼大笑。

~~~~~ 場 一 段 一 折 三 ~~~~~

【娜】這種人都是胡說，那裏作得準。——你很愛那少年嗎？

【馬】我們男子一般也會愛男子的。

【娜】很好，想來你們彼此都很滿意。這倒是一輩子的幸福。

【馬】瑪丹差了，交情那裏能鼓滿人的意呢？

娜格羅尼微笑。

【娜】喲！那麼什麼東西能鼓滿人的意呢。

【馬】除非愛情。

【娜】你倒常常把愛情放在嘴上。

【馬】你是放在眼裏的。

【娜】你說得好奇怪！

【馬】你長得好美麗！

馬戲抱娜腰。

【娜】 先生不要髒，放了我。

【馬】 你給手吻一下子，肯不肯？

【娜】 不！

瞿培丹近馬飛耀。

【瞿】 你今晚在郡主面前很得緊呀！

【馬】 她常和我說不啊不的有甚得緊，

【瞿】 你又跌了，一個女子嘴裏的不字，就是是字的哥哥。

善寶微笑猝至馬飛耀前。

【善】 你覺得娜格羅尼郡主怎麼樣？

【馬】 是個有趣的女子。我向來不識風情，今晚可大大的搔了我的心。

【善】 酒菜好不好？

【馬】 精美得很。

~~~~~ 場 一 段 一 折 三 ~~~~~

【善】 郡主是個寡婦。

【馬】 看他倒很快樂的。

【善】 你這會兒倒不疑心的宴會嗎？

【馬】 我！怎麼再疑心！我是癡了！

善寶向瞿培丹。

【善】 白那威先生，你不信馬飛耀十分胆小來赴郡主的茶會？

【瞿】 胆小嗎？——爲什麼？

【善】 只爲娜格羅尼耶挨着鮑夏家。

【瞿】 魔鬼的鮑夏！——喝我們的酒去。

善寶私語馬飛耀。

【善】 我的愛白那威，只爲他也不愛鮑夏。

馬飛耀私語。

【馬】魔鬼是常常可愛的。善寶，到底……

【善】怎麼？

【馬】我留心看那西班牙人，在席面上始終喝的是水。

【善】你又來疑心了。

—— 瞿佩丹從頭至腳看着馬飛耀。

【瞿】馬飛耀先生，我不是恭維你，你一定要活到九十九歲，因為你的面貌很像我祖父西爾伯雪力葛蘭諾尼婁奴斐理伯佛拉斯谷佛勒士却都白那威伯爵。

—— 善寶又私向馬飛耀低語。

【善】你可以不再疑心那西班牙人了。他報名至少有二十個字。—— 白那威先生，你說得好連貫！

【瞿】我們的風俗，父母給孩子題起名字未愈長愈好，彷彿結起婚來，金



~~~~~ 場 一 段 一 折 三 ~~~~~

錢越多越妙。到底那邊他們笑得很熱鬧。

背語。

【瞿】——到底婦女該推託着走開。怎樣做法呢？

他回到餐案上。

烏樂弗諾喝着酒。

【烏】先生們，我從來沒遇見過這樣有趣的夜會。瑪丹們，嘗嘗這個酒。

這是雪蘭膠。

瞿佩丹正吃着。

【瞿】烏樂弗諾是醉了。

【烏】瑪丹們，我要讀給你們聽我做的詩句。我要做個詩人，來咏嘆可讚美的筵席。

【瞿】我却願意更加富，散給我的朋友們。

【鳥】 天下再沒有比歌詠美人，讚頌筵席，再快活的了。

【瞿】 抱了這個，吃了那個也殼了。

【鳥】 我願意做個詩人。我願意飛上天去。我願意生兩個羽翼。

【瞿】 野雞倒在我的盤子裏。

【鳥】 我倒底要唱我的十四行詩你聽。

摺佩丹搖手。

【瞿】 烏樂弗諾侯爵，請你免了短歌讓我喝酒罷！

【鳥】 你免我的十四行詩嗎？

【瞿】 我請免狗兒張口咬我，路人拾石擲我。

烏樂弗諾怒。

【鳥】 咦！奇了！小西班牙，你甚事辱我！

【瞿】 你是意大利的大人，我並沒有辱你。不願意聽你的十四行詩，只爲

~~~~~ 場 一 段 一 折 三 ~~~~~

我喉嚨很渴要喝，耳朵不渴不要聽。

【鳥】敗落戶的卡斯梯爾，你的耳朵，我踏牠在腳底下！

【瞿】你真是個妄人！灌了幾口雪蘭膠，就醉得認不得人！

【鳥】你再無理！我把小刀子切你做四塊！

瞿佩丹不理，祇願把短刀割雉肉。

【瞿】我不和你一般識見，你的粗肉，不值我寶刀的一割。——太太們，

這野雞肉倒很細膩，我奉敬了！

烏樂菲諾拿起短刀，望瞿佩丹擲去。

【鳥】我宰你這惡梟。

諸貴婦驚起離坐。

【諸婦】天哪！他們打起來了！

【諸人】烏樂菲諾，你太胡鬧了！

大家搶了烏樂菲諾手中的刀。那時諸貴婦都向側門逃去。

【烏】可惡！可殺！

【瞿】好！好！你是個詩人，好個詩人，把太太們都嚇跑了。你實是個蠢蟲。

【善】這話是真。怎麼她們都走了？

【馬】她們是胆小。刀子一亮，婦人就逃了。

【倭】她們要回來呢。

烏樂菲諾恨恨的指瞿佩丹。

【烏】小白妖，我明日和你說話。

【瞿】但到明日，隨你的尊便！

烏樂菲諾搖搖晃晃的歸了坐。瞿佩丹狂笑。

【瞿】你瞧那無賴仗着食刀，把費拉爾的美人轟走了！好個詩句！我相信

他有羽翼，這不是個人，就是鳥兒，棲在構枝上，頭夾在翅膀底下站着睡！

【善】我勸你們不要鬧了。一到明天，儘你們鬧上天去也可以。本來我們紳士的決鬪，至少也要用劍，並不用食刀的。

【倭】你倒提醒我了，真的我們帶來的劍，怎麼樣了？

【亞】你忘了嗎？我們一進門，人家就把我們的劍留在前室裏。

【瞿】這個預備倒好，要不然剛纔就在太太們面前打起來了。

【尙】實在是好預備！

【馬】咳！尙那洛，兄弟你也開口了！從我們到這裏來，這還是你第一句話呢。你又不喝酒。怎麼着，你難道還挂念呂克蘭斯嗎？尙那洛！我看你和她一定有些鈎搭！不必再賴。

【尙】馬飛耀，不談這些，我喝就是了。爲了我一人，叫滿座不歡，那還

成個朋友嗎？

一黑奴手持兩瓶。

【黑奴】請問爺們喝吉珀爾，還是喝雪蘭膠呢？

【馬】喝雪蘭膠最好。

黑奴徧樹座客。

【善】闖禍的就是烏樂菲諾！這些太太不會再來嗎？

他到兩門間窺探。

【善】先生們，好奇怪！這兩個門都反鎖了！

【馬】善寶你也胆小了。不相干，這明明是她們怕人追趕的意思。有甚大

驚小怪。

【瞿】我們只管開懷暢飲。

彼此觸杯。

~~~~~ 場 一 段 一 折 三 ~~~~~

【馬】 尙那洛，我敬你一杯，祝你立刻找着令堂！

【尙】 如天之福，依着哥的金言！

共喝，祇有瞿佩丹乘人不留意，把酒倒在肩後。

【馬】 善寶，這回我可看明白了。

【善】 明白什麼？

【馬】 那西班牙人沒有喝酒。

【善】 何以見得。

【馬】 他把一杯酒，都倒在肩後。

【善】 大概他醉了，你也醉了。

【善】 或者……

【瞿】 先生們，我要獻醜了。我有一支酒歌，比着烏樂弗諾先生的十四行詩，高妙得多。並不是我誇海口，這支歌，決不是我的聰明才思做

得出的，聽說就是酒神贈給天國門監聖伯都祿的。

善寶又密語馬飛耀。

【善】你瞧，他益發醉了。

大衆狂呼。

【大衆】歌！歌！

瞿佩丹歌。

伯都祿兮守天閭，天閭開兮跌蕩蕩。酒之神兮來恂悻，拾瓊鞠以爲珮兮，摘太白以飾璫，歡伯爲御兮神禹爲相。抗喉而歌兮，聲泱泱，與帝共醉兮樂未央。

瞿歌，除却尙那洛，大家會唱。

【大衆】與帝共醉兮樂未央。

【瞿】酒之神兮來天喬，大腹蟠蟠五石瓢，瑤池之水兮天漢潮，一口


~~~~~ 場 一 段 一 折 三 ~~~~~

吸盡如神蛟。抗喉而歌兮聲蕭蕭，與帝共醉兮樂陶陶。

【大衆】 與帝共醉兮樂陶陶。

歌完。大家舉杯相觸，正笑樂的時候，忽聽有悲歌聲，白遠處飄來，細聽，是拉丁歌。

*Sarcum et terribile nomen eius. Jnitum sapientiae  
timor domini.*

善寶大笑。

【善】 先生們，你們聽聽——我們歌的是酒歌，回聲倒是晚禱歌。

衆。

【衆】 我們聽。

外面歌聲更近。

*Nisi Dominus Custodie Civitatem frustra vigilat qui*

*custodit eam.*

【善】好嘹亮的禱歌。

【馬】一定是那寺院的唱歌巡遊，經過這裏。

【尚】時候已經半夜，只怕太晚了。

【善】不必管他！請白那威先生，還是接唱下去。

宮外歌聲愈行愈近。

*Oculos habent, et nan videbunt, nares habent, et nan  
adorabunt, aures habent, et nan audient.*

衆狂笑不已。

【善】這些僧人，好大的聲音！

【馬】哦！尚那洛，你看。這裏的燈都要滅了，一會兒我們都在黑地裏。

客廳上燈光，淡洋洋的，好像燈油乾了。

外面歌聲更近。

*Manus habent, et n. n. palpabunt, pedes habent, et nan*

*ambulabunt. Nan clamabunt in gutture suo.*

【尙】那歌聲益發近了。

【善】彷彿就在我們窗口一般。

【馬】不好！唱的是臨終的祈禱歌。

【倭】不是，好像是輓歌。

【善】我們喝這一杯，替死者祈福。

【瞿】你知道死者有多少呢？

【善】我不管多少，一概替他們祈福！

【亞】你怎麼忘了我們的酒歌不接唱了。

瞿佩丹微笑。

【瞿】

酒之神兮來酩酊，眼生纈兮面發頰，天若有情天亦醉，紅霞四垂夜不醒。抗喉而歌兮聲庚庚，與帝共醉兮樂常寧。

【衆和】

與帝共醉兮樂常寧。

【瞿】

酒之神兮來蹠躡，願大瀛海兮化酒泉，身爲鯨兮或爲鯀，振鱗鼓鬣游百川。抗喉而歌兮聲填填，與帝共醉兮樂無邊。

衆大笑，會唱。

【衆】

與帝共醉兮樂無邊。

雙扇大門忽大開，門外有一大廳，燭光熊熊，四壁滿張了黑色的挂布，中間一極大的銀十字架。有一隊僧人，魚貫的從大門入，頭巾蒙面，只露兩目，人人頭上頂着十字架，手拿火把，口裏唱着悲慘的祈禱歌。

~~~~~ 場 一 段 一 折 三 ~~~~~

然後他們分行立在大廳的兩旁，不動如石象，

諸紳士都瞠目看得呆了。

【馬】這算什麼？

善寶強笑。

【善】這是一齣滑稽劇，想來就是那些太太們扮着來嚇我們頑的，你們試把那頭巾揭起，裏面一定藏着一個個美人的嬌面。

他去笑揭着一人的蒙面巾，看見一黃面的僧人，正閉着眼，喃喃的誦經。

善寶倒退了幾步。

【善】這真奇怪了！

【馬】不好！我覺得滿身的血液都在那裏發冷！

僧人忽又高聲的歌。

Congussabit Capita in terra multorum)

【善】這是什麼圈套！我們的劍在那裏！喲！不好！這裏是魔鬼的家裏。

* * * * *

【註一】巴古虛 Bacchu 是希臘神話裏的酒神。

第二場

登場人物

呂克蘭斯，

餘同前。

陶娜呂克蘭斯，忽穿了黑衣，出現門檻上。

【呂】 你們在我家裏。

那時除了尚那洛坐在舞台一角，呂克蘭斯沒有望見，大家都嚇得呆了。

【衆】 啊！呂克蘭斯！鮑夏！

【呂】 諸位先生，你們該記得沒有幾天工夫，大家和在這裏一樣很得意的叫着我的姓名，今天還是這個姓名，可是一出口就害怕了。你們這會兒把死臨侵的火眼釘着我。先生們，不必細認，這正是我親身。我特地來報告你們一箇好消息，你們今天都中了毒，祇有一點鐘的壽限了。我勸你們安安靜靜的不要動。這客廳四面，重重疊疊圍着槍隊。老實說，現在是輪到我的得意了。讓我響響亮亮的說，把脚踹碎你們的頭顱！——善寶，你好去會你的叔父給我刺死的費德！

倭卡紐，你好去尋你的堂兄被我暗殺的斐德盧！烏樂弗諾，你的叔父，我毒死他在一個節日裏的達畢尼，早等得你不耐煩了！馬飛耀，你的兄弟，我扼死在他睡夢裏的葛拉威，你去和他在別個世界裏講我罷！亞波多祿，被我斬首的你父親福倫西，被我絞死的你堂兄達賴公，這回好一家團聚了！——我的意思，你們在威尼士請我跳舞會，我在費拉爾報還你一個茶會，我也沒對不起諸位先生！

【馬】

善寶，你的大夢，這可醒了罷！

【善】

說牠則甚，我們該祈禱天主！

【呂】

喂！末一次歡宴的少年朋友！你們想不到這個罷？好像這是我報仇。先生們，你們說怎麼樣？那個料得到在這裏報仇呢？我想，這是不好的事！——怎麼？你們對着一個婦人，作如何的感想！——聖僧們，你們引導諸位紳士，到我們預備的間壁屋裏，趁着活的時


~~~~~ 場 二 段 一 折 三 ~~~~~

候，替他們懺悔懺悔。這些聖僧，都是聖父派來有道行的高僧。諸位先生請放心，一定把諸位的靈魂超昇天國，諸位的屍體送歸樂土。

又向門前諸僧人。

【呂】我父們，你們分班站開些，好叫諸位紳士看看我們的預備。

僧人分開立著，只見棺木五具，棺上都蓋了黑布排在門前。

【呂】數目恰好是五個。——啊！少年人！你們挖了不幸婦人的心肝，你們以為我可以不報仇！善寶，馬飛耀，這裏是你們兩個的，烏樂菲諾，亞波多祿，倭卡紐，那裏是你們三個的。

尙那洛前行一步。

【尙】瑪丹，還該有第六個！

【呂】天哪！尙那洛！

【尙】是我。

【呂】你們大家都出去。——單單讓我們留在這裏——瞿佩丹，你守着我的號令，無論這裏有什麼動作，什麼聲音，不准有人進來！

瞿佩丹鞠躬。

【瞿】遵命。

瞿佩丹，諸僧人，引受毒的五個紳士搖搖欲倒的走出。

### 第三場

登場人物

尙那洛，

呂克蘭斯。

~~~~~ 場 三 段 一 折 三 ~~~~~

屋裏燈光半滅，門是關得嚴嚴的。呂克蘭斯和尙那洛，相對着不發一言，靜了好久，不曉得該從那裏說起。

呂克蘭斯自語。

【呂】這是尙那洛！

應外歌聲悲慘。

Nisi Dominus aedificaverit
Domum in vanum
laborant omni aedificant eam.

【呂】尙那洛，怎麼你又攪在他們堆裏？

【尙】我自己也不知道。

【呂】你又中了毒了，你又要死了！

【尙】我如果不願意死，我有解藥。

【呂】不差，這是天主保佑！

【尚】我還有一句話問你。你是個下毒藥的老手，你看這小瓶裏的藥水，要救那些紳士殼不殼？

尚出瓶，呂克蘭斯細看小瓶。

【呂】不殼！只救你一人！

【尚】你不能立刻再去取來嗎？

【呂】我有的都給了你了。

【尚】那就很好。

【呂】尚那洛，你做什麼？你不要把自己性命當著頑意兒，慢吞吞的不喝這解藥呢。喝了就好了。這裏還有個祕密門，我來領你出去。天色昏黑，馬又早備好了，逃走還來得及。明早一離了費拉爾，你就平安無事了。你快喝！你該活！該救你！

尚那洛拿了案上的小刀。

~~~~~ 場 三 段 一 折 三 ~~~~~

【尙】瑪丹，我老實和你說，你該死了！

【呂】你說什麼？

【尙】我說你狠心毒死了五個紳士，那五個紳士都是我的好朋友，況且馬飛耀在威森市曾經救過我性命的，你今天既然沒天理毒死了他們，我就替他們報仇要殺死你！

【呂】天哪！地哪！

【尙】你快祈禱！快些！我中了毒，沒有多少時刻能等你。

【呂】你殺我！不能罷！尙那洛殺我！這是能殺的嗎？

【尙】我一定殺你。瑪丹，那邊有個安樂椅，你合掌跪着正是個祈禱的好所在。

【呂】你說的萬萬做不得。在我思想得到的最可怕意像中，決不會有這事到我身上。噯！你揚起刀子！等一等！尙那洛！我還有事告訴

你！

【尙】有話快說。

【呂】你快丟了刀子，我好給你說！尙那洛如果你曉得了……你曉得你是誰？我又是誰呢？我該全給你說嗎？尙那洛，我們的脈管理，流的是一般的血！你的父親就是剛狄公爵若望鮑夏！

【呂】若望鮑夏是你的哥哥，那麼說，瑪丹，是我的姑母！

呂克蘭斯背語。

【呂】你的姑母！

【尙】原來我是你的姪兒！那麼說受盡鮑夏家磨折的剛狄公夫人，就是我不幸的母親！瑪丹呂克蘭斯，我母親給我的信上，也常提起你。你們這班沒人心的親屬，既殺了我父親，又害了我母親一生的命運，沉在血和淚的苦海中。現在我是你的姪兒！也是一鮑夏！真叫我要

發狂了！——瑪丹呂克蘭斯你聽，你在這世界上，也活得長久了，世界上的惡事，也被你做盡了，大概你也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呢？我們鮑夏家的罪惡，就是傳家的法物，父傳子，子傳孫，永遠逃不脫自相屠殺的圈兒，我既然也是鮑夏，我拚著把末次的罪惡，洗了一切罪惡罷。從前西班牙摩丹，殺了叔父羅德烈，人家不算他犯罪，倒讚他功德。姑母，你知道這故事嗎？我的話也說明了，你若相信天主，你趁此時，還好在天主面前，修補修補你的靈魂。

【呂】 尙那洛！我求你可憐可憐自己！你這會兒還是個無罪之人。不要犯這個罪！

【尙】 罪！我心裏糊塗得很！這真犯的是個罪嗎？罷了，我是個鮑夏！我也不管了！姑母你跪！我叫你跪！

【呂】我的尙那洛，你真要做嗎？你就如此報答我的愛情嗎？

【尙】愛情！……

【呂】萬不能。我要救你。我要叫喚了。

【尙】你休想開這個門，你敢動一動嗎？叫喚也救不了你。你剛纔已經吩咐過，無論這裏有什麼動作，什麼聲音，不准有人進來。

【呂】尙那洛，你這件事做得太卑怯了！一個男子，殺一個婦人，已經不

是榮譽的事，況殺的又是個沒防護的婦人！你向來是個高尚性情，怎肯做這種卑怯的事呢？我一生苦惱，現在都上心來，死也沒什麼死不得，但是不願死在你的手裏。若真死在你的手裏，死了之後，你不曉得要怎麼的恐怖懊惱。再者我的死期還沒有到，我已經犯了許多罪，我是個大大的罪人；就爲是個大大的罪人，你該給他幾年自怨自艾的光陰。尙那洛，你聽見嗎？



【尙】你既然是我姑母，那就是我父親的妹子了。呂克蘭斯鮑夏，你倒底

把我母親怎麼樣了？

【呂】天主！我不能全告訴你。我全告訴了你，益發叫你厭棄我了！我很

願意在你的腳底下，自己悔罪。你肯饒我的命嗎？你要我做尼姑也肯，關我在古庵裏也肯。你說呢。你瞧着將來總有一天，有人告訴你，這個可憐婦人，剃了頭髮，睡着灰裏，掐着掌心，日夜祈禱，並不爲自己，却爲着你。祈禱些什麼呢？只禱着你有一日把慈悲的眼光，瞟到她罪孽的頭上，把溫和的熱淚，熨到她破碎的心上，再不要像現在嚴厲的聲音，彷彿開庭審判一般，叫道：「你是呂克蘭斯鮑夏！」到那時你難道還棄絕她嗎？我的尙那洛，你饒了我不殺罷！我們倆一塊兒活着，你寬恕了我，我悔罪了我！不好嗎？求你慈悲一點兒。饒了我命！——你要知道殺我是卑怯！是個可怕的罪

惡！一個強壯的男子，殺了個沒防護的婦人！啊喲！使不得！使不得！

尙那洛躊躇。

【尙】 哎！瑪丹……

【呂】 啊！我看你一定肯饒我，放我伏在你腳邊哭一會子罷！  
鄰室忽有人狂呼。

【隣室】 尙那洛！

【尙】 誰喚我？

【隣室】 尙那洛兄弟！

【尙】 這是馬飛耀的聲音！

【隣室】 尙那洛。我要死了，你替我報仇！

尙那洛再舉起刀來。

~~~~~ 場 四 段 一 折 三 ~~~~~

【尙】瑪丹，不必說了。你還是該死！

呂克蘭斯挽住他的臂。

【呂】饒命！饒命！還有一句話。

【尙】不說！

【呂】你聽我說！

【尙】不聽！

【呂】天哪！

他舉刀刺她。

第四場

登場人物

~~~~~ 夏 鮑 斯 蘭 克 呂 ~~~~~

同前幕

呂克蘭斯逃，尙那洛追。

【呂】 赦我！

【尙】 弗赦！

【呂】 我的尙那洛！

【尙】 我不是你的尙那洛！

尙抓住她的髮，舉刀直刺中胸。

【呂】 啊嘎！

她橫倒在安樂椅中閉着眼如死人。

尙那洛放落手中的刀。

【尙】 這是什麼喊聲！這一喊倒把我的迷夢喊醒了！我在這裏做了什麼，不好！我殺了一個婦人，一個男子，殺了一個沒防護的婦人，是

~~~~~ 場 四 段 一 折 三 ~~~~~

一件卑怯的事！——現在我成了一個凶手！我手上還沾著血跡！我一定犯了罪了！——怎樣好！救！救！該救活這可憐的婦人！——
哎！這裏沒有人，間壁屋裏有我的朋友，只怕這會兒都死了！——
唳！看他還有些呼吸！天呀！空氣！快給些她空氣！

尙那洛拾那已落的刀，想割斷呂克蘭斯的胸帶，忽然發見信紙一包，都染了鮮血。

【尙】這些紙是什麼？哎！許多書信！

取紙細看。

【尙】天哪！是我的筆跡！

逐頁繙閱且朗讀。

【尙】我母！我慈母！哎！這都是我給我母親的信，怎麼會在這個婦人身上？啊！不好！怪不得這婦人口口聲聲說愛我，又說不出愛我的

緣故，受我百般凌辱，也無怨言。這麼想起來，真有些古怪。哎！
不好！不好！

尙那洛自投在呂克蘭斯身邊。

【尙】瑪丹！瑪丹！天呀！他有些氣了！瑪丹！身體動了！眼開了！傷口裏血還流。瑪丹！答我一句話！

呂克蘭斯眼瞼半開，聲音抖抖的。

【呂】我的尙那洛，你給我說什麼？

【尙】你是我的母親嗎？

呂克蘭斯盡力的把雙眼睜開

【呂】你在那裏說什麼？

【尙】你是我母親不是？

【呂】我的尙那洛，你放心，我不是你的母親。

~~~~~ 場 四 段 一 折 三 ~~~~~

【尙】只怕你是罷？

【呂】天哪！誰告訴你來？

【尙】這些書信！

【呂】你的書信！

【尙】正是。

呂克蘭斯勉強掙扎著。

【呂】咳！我本來不願說破，一說破了，怕你終天抱恨，這會兒，你既然知道，我也瞞不過你了。你是我的兒子，是可愛的親兒子！你讓我叫你一聲我的親兒罷！可憐我望想了二十年，挨到今天，只叫得你一兩聲！

尙那洛嗚咽着伏在呂克蘭斯腳邊。

【尙】我的母親！

【呂】 你的書信呢？你還了我！我還要看他一回，吻他一回！我也和你一樣放在懷裏。——你看，你的刀已經穿過了，尙那洛，這個到底不是勇士的堅甲！

【尙】 哎！這真是可怕的事！怎麼好呢？你爲了我，受盡苦惱，你爲了我，犧牲一切，你是我的慈母！人家說天主慈悲，怎麼叫我找着你在這裏！叫我找着你在血泊裏！找着你刀插在懷裏！找着你在被殺的時候！殺的是誰？就是我！只怕是夢罷！又看着刀是真刀，血是真血，這個快死的人，真的我母親！

呂克蘭斯氣愈迫促。

【呂】 我是個淫婦，我是呂克蘭斯鮑夏！尙那洛，你由她去罷，休要哭她！

【尙】 我是個惡鬼，我是個逆子，你是呂克蘭斯鮑夏嗎？我不曉得什麼呂



~~~~~ 場 四 段 一 折 三 ~~~~~

克蘭斯鮑夏！你是我的慈母！你爲甚不早一點告訴我你是我的母親呢？

【呂】華朗狄大公不放手你一小時活在世上，我只怕一露出來，你的性命就不保。

【尙】剛纔你爲甚不說呢？

【呂】你沒有動手之前，我露了一點，可惜你沒有懂。動手之後，我就不該說了。

【尙】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你罵我這惡梟！

【呂】我兒，我怨你！我怨你！這不是你的罪，是我的過失！——我兒，你安靜點兒，你把你的頭靠在我的膝上！你雖然傷了我的心，我還是愛你，我的血雖然流個不住，你的淚也攪和在血裏！我死在你的旁邊，就是我的幸福！

【尙】 你恕我！那是你的慈悲！倒底你不該死！讓我去叫人來救你。治好了，那纔是真幸福！

【呂】 活！我不能。幸福呢，我現有你愛我，和我一塊兒哭，這是莫大的幸福！

【尙】 我母，你不該死！

【呂】 我該死了——我覺得我的胸口脹滿。我兒，你抱着我罷。

尙那洛抱着她。她喊。

【呂】 痛！你的胸膛貼緊了我，覺得痛。你還抱着，不要緊！雖然痛苦，我覺得快樂。

【尙】 啊啾！還沒有全失望哩。讓我去叫人來救你。你放我走罷。

【呂】 我們聚首沒有多大工夫了，你休要離開我，虛度了寶貴的光陰。你可憐我在別人面前，不能叫你一聲我兒。怎麼你還想把人力來救我

~~~~~ 場 四 段 一 折 三 ~~~~~

嗎？你不覺得我的聲音漸漸低了，我的手也漸漸冷了？——尙那洛！我兒！你挨緊我些，我死在你懷裏，我很滿意，你不要哭，你瞧我不在這裏笑嗎？你覺得我又痛苦又悲慘，誰知道我看著倒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天享著的幸福！

【尙】 我的母親！天主哪！保佑我的母親！

呂克蘭斯忽嗚咽緊抱尙那洛。

【呂】 咳！我兒你要失母，從此再沒有愛你的人了。華朗狄大公時時刻刻想害你，我死了，沒有人保護你了，我兒，別了，我覺得氣升上來，我要去了。天哪，給我一點空氣呢？你的手呢？你的手呢？來！挨緊我！不要走！

【尙】 母親，我在這裏！

【呂】 你扶起我一點兒，叫我眼光向着慈悲的上帝！

呂克蘭斯伸臂向天。

【呂】 慈主！我願我主降福我那無罪的愛兒尚那洛。我兒，別了！別了！

尚那洛取懷中小瓶擲地上作碎聲。

【呂】 你丟在地上碎了什麼東西？

【尚】 解藥小瓶。

## 呂克蘭斯鮑夏劇後記

這部特拉姆，露俄曾經修改過兩次，一在一八三三年，一在一八八二年。除將第三折末一場，原本到呂克蘭斯受了尚那洛刀刺後，就說：「啊！……你殺了我！」尚那洛！我是你的母親！」就此結局。譯本已都照一八八二年的修改本添了一場外，其餘劇內未經照改的，將修改處照譯如下，備讀者對照參攷。

### 初印記 一八三三

戲曲原文，經作者給與外省導演家出幕時，重新修改。

這修改的部分，是第一折第二段：

剛剛諸人隱去，祇見劉四梯在尙那洛屋角邊伸出頭來，看著大家走得很遠，然後注意的前進，向後做了箇手勢。許多警士出現。劉四梯沒開一句口，但把手勢靜默的指揮，一箇埋伏在尙那洛的門右，一箇門左，一箇牆角，兩箇在公爵宮露台的柱後。恰好他布置完了，亞士多福出現在廣場上，望見劉四梯，却沒看見埋伏的兵。

第三場 『疑是第四場的誤』

登場人物

劉四梯，

亞士多福。

【劉】（對話全，祇把第一人，第二人，改成了姓名。）

【亞】（第七句改做）住在那屋子裏的那個人。

【劉】（第十八句改做）這亞士多福，還算聰明！（將金錢卜卦一節改去）

他做了一個手勢，兩個伏在公爵宮露台下的警士走上前來，抓住了亞士多福的領。

【劉】拿下這人。——你們都聽見了他說的話。你們做證人。——亞士多

福，禁聲！

向別的警士。

【劉】孩子們，現在該動手了！給我打開這個門。

\* \* \* \* \*

在第三折裏，狂飲一場，該照下文改的扮演：

【瞿】先生們，一支酒歌！我們該有一支比烏樂弗諾侯爵十四行詩更好的

酒歌。這歌唱的事，恕我沒法侍奉各位，我憑着我父的腦蓋發誓，我不會唱歌，因為我不是詩人，啄著兩個韻腳在一個思想頭上，我沒有這可愛的聰明。到底你，馬飛耀先生，是個雅人，你該知道些筵席上的歌。多好！你給我們唱一個，叫大家樂一樂！

【馬】我很願意，你斟滿了杯子。

他歌。

朋友，狂飲萬歲！

我癡愛的夜間，

紅的布，把案圍，

人聲雜，歌聲慢，

太太們，少嚴正，



騎士們，太快樂，

酒滿了各金樽，

愛戀在各眼角！

墳墓催人，

流光不再，

不消過信，

道學書數，

常常的飲，

常常的愛！

大家會唱。

墳墓催人，等等，（餘照原文）

善寶笑著。（原文大家大笑。）

【善】（照原文）

【善】不必管！我們再唱。（原文白那威先生，你再唱。）

【善】祝一切的健康！

他們互相碰杯。

【亞】勉力！我們接唱我們的酒歌。

大衆會唱。

墳墓催人，等等句，全前。

外面的歌聲。

Non martui laudabuntte, Domine, neque omnes  
qui descendunt in infernum.

【馬】溫和的，意大利，

照着溫和的天，

大家是樂是嘍，

享用瓊漿珍膳，

看着我們節目，

鮮的花，美的人，

紅薔薇，在我額，

娘兒們，不離寸。

大衆會唱。

墳墓催人，等等句，全前。

內部大門忽開。

再印記 一八八二

第一折——第二段

第四場

劉四悌，

亞士多福。

.....

【劉】 做得多好的事！往往有一大堆沒用的人來攪亂我們要辦的事，這種

人祇曉得藏着頭幹他做得了的祕密。後來事情弄得不了了，人家要殺他們，他們很驚怪的顯出不懂樣子。其實是很明白的。祕密事該我做，我殺那些驚怪的人。這是容易懂的法子。一點沒有別的事。

【亞】 我懇求你……

【劉】我要請教請教你，政府的事，是不是能設對着牠由着性兒做！亞士多福，你是自投羅網！

【亞】劉四悌，我讓給那個人，由你怎麼辦。可是請你放我走出這裏。你不該願我死！我娶了你的姊妹，我們是好弟兄。

【劉】那成什麼話？可見你一點不懂政治。

【亞】劉四悌！

【劉】好，你去哭罷！我說你全不懂事。你要誤我的事了。可是你不許再回來。第一這些事在瑪丹呂克蘭斯面前不許露一個字。

【亞】你放心！我仁慈的劉四悌！何等的天，牠的神護着你！

【劉】你找魔鬼去！

亞士多福出。

末場的另一改本

【尙】我再不要聽。我們把這事了結了罷。

他把她頭髮揪住，拿刀刺胸。

【呂】尙那洛——我是你的母親！

尙那洛全體抖動，不知不覺的把刀落在地上。

【尙】你的母親！你取笑！

【呂】你的母親！你殺了我！

【尙】不，沒有的事！世上能設有這種事嗎？你，我的母親！可憐見，說給我你不是我的母親！

呂克蘭斯在胸前掏出一染血的信包。

【呂】在我心上有的是信。尙那洛，你拿去這個。我的血祇怕還沒有乾。

——你認得你的筆迹嗎？

尙那洛眼光直射信上。

【尙】我的信！

【呂】刀是穿過了。尙那洛，到底不如勇士的堅甲。

【尙】喲！天主！你真是我的母親！噯！我沒有想到亂倫！天！爲什麼不

早些告訴我？

【呂】我覺得羞。我兒，要我全說，祇該你的刀尖。我心裏的祕密，和我的血一塊兒湧出。——你肯承認我嗎？當你恨我當做別人時，在你一面的愛我不如我的愛你。尙那洛，你愛你的母親，你肯愛呂克蘭

斯鮑夏嗎？

【尙】你，我的母親！

【呂】你曉得殺你父親的華朗狄公爵現在！一天曉得我的祕密，你就一天保不住性命。我把你藏在黑暗裏，我像虎一般時時刻刻徘徊在你的周圍，不幸的母親，常在她家裏發抖着探聽你的消息！

【尙】我殺了我的母親！你是我的母親！吓！赤裸的犯了一個字的罪！

【呂】一個亂倫的母親！

【尙】一個弑逆的兒子！

【呂】尙那洛！

【尙】是，我是弑逆！就是我，在這裏的我，說着話的我，做了那個！天主！弑逆是非常的事！

【呂】我兒，你安靜點兒！

【尙】弑逆！難不成這些牆壁容我在這裏不壓我嗎？人家告訴我弑逆是不祥的東西，白石屋頂會自己倒在他頭上。我還走着，呼吸着，活着



，存在着！我的母親，你呪詛我！你伸出你的臂放在我身上！一個母親的臂能撐住他可呪詛兒子該捫下的天！

【呂】我兒，這個殺害不是你的罪，是我的過失！

【尚】我的面上是不是沒一點變換嗎？快告訴我，當一個人做了弑逆時，自己看得見那個嗎？我的母親，你子細看看我！我還和別人一樣嗎？萬萬不會我的面上沒有一些記號！這記號，是怎麼樣的呢？——啊！不是嗎？從此在我面前的人，都要回轉背去，並不難爲我，讓我過去好像是個不可侵犯的東西，好像是個不幸的惡梟，我睡在那裏的屋頂自然的會倒，我的脚印不能印在雪裏或沙裏，一切母親打她們的孩子在我的經過時叫他們終身記憶着看見我。這不是可怕的事嗎？這些都是向我做的。這些就是向卡普做的【註一】。我要變成神話裏面的人物了。哪！你看我手上的血迹永不消滅！你好好的看

看我。

指着他的額。

【尙】我告訴你，牠萬不能沒有一點東西在上頭。

【呂】你一點也沒有！我的尙那洛，你的腦筋亂了！

【尙】我告訴你，我覺得有一個字寫在那上頭！

【呂】沒有。什麼字？

【尙】什麼字？弒逆！

\* \* \* \* \*

【註一】卡音Cain是亞當和夏娃的長子，天主在他額上印着這些字：

『你對兄弟，做了什麼？』現在常常用來做責罰的比喻。

# 真美善書店出版

## 葛俄戲劇全集

- (1) 洛勃沙德 (Amy Robsart) .....1828... 備譯中
- (2) 克林威爾 (Cromwell) .....1827... 譯述中
- (3) 歐那尼 (Hernani) .....1830... 已 印
- (4) 馬莉韵妲羅姆 (Marion Delorme) 1831... 譯述中
- (5) 嬉 王 (Le Roi S'amuse) .....1832... 譯述中
- (6) 呂克蘭斯鮑夏 (Lucrèce Borgia) 1833.....
- (7) 馬麗丟陶 (Marie Tudor) .....1833... 備譯中
- (8) 項 日 樂 (Angelo) .....1835... 已 印
- (9) 呂 伯 蘭 (Ruy Bras) .....1838... 已 印
- (10) 雙 生 子 (Les Jumeaux) .....1839... 備譯中
- (11) 弼格蘭佛 (Les Bugraves) .....1843... 備譯中
- (12) 杜荷麥達 (Torquemada) .....1882... 備譯中
- (13) 自由戲劇 (Le Théâtre en Liberté) 1886 譯述中